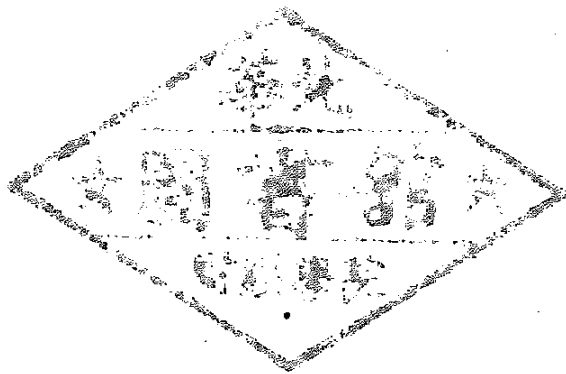


政府即將建
出機成
...

論美國扶植日寇政策

國際時事叢書之四



光華書店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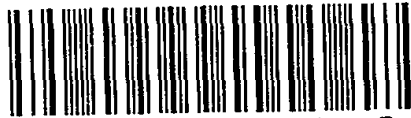
美國主義
徹底控制
又而國探率
紐約外國報業公會「紀念會上」
維辛斯基反動派
停止太陽升
...



國際時事小叢書之四

論美國扶植日寇政策

光華書店編印



3 0662 0883 0

國際時事小叢書之四

論美國扶植日寇政策

目錄

前言

美國怎樣扶植日本財閥……………張上明……………一

美帝國主義是這樣扶植日本的……………陝北新華社……………五

美國扶植日本侵略再起……………蘇眞理報評……………一〇

美國扶植日寇對華擴張……………庫多里雅車夫……………一四

日本奴役中國的捲土重來……………王宗一……………一六

日寇陰謀再起……………庫多里雅車夫……………一九

「九、一八」以來美國助日亡華罪行錄……………張上明……………二三

論美國扶植日寇政策……………伯夫斯納……………二七

論美國對日政策……………「新時代」……………三〇

論美國遠東外交政策的「新方向」……………馬爾柯夫……………三四

美國兩年來對日管制政策……………陝北新華社……………三七

關於重開日本貿易……………庫多里雅車夫……………四〇

論日本賠償問題……………馬爾柯夫……………四二

578.5231
595
2

972515

審判日本戰犯問題	斯密諾夫	四五
日本戰犯及其保護者	奴車諾夫上校	四七
對日和會問題		五〇
蘇聯覆文拒絕美國單獨決定召開對日和會建議		五〇
蘇聯二次覆文拒絕美國單獨決定召開對日和會建議		五一
評對日和約起草問題		五一
評日本秘密備忘錄由何而來		五二
日本政治形勢	明遠編譯	五五
兩年來的日本共產黨與日本爭取民主的鬭爭	明遠	五五
大選前的日本政局	岡野進	六二
斥反動派的反共造謠	庫多里雅車夫	六五
評日本大選	庫多里雅車夫	六七
日本的現狀	庫多里雅車夫	七〇
日本的政治情勢	庫多里雅車夫	七三
日本政局	庫多里雅車夫	七六
日本內閣的危機	庫多里雅車夫	七七
日本新憲法的真相	斯密諾夫	八〇
日本的職工運動	斯密諾夫	八二

美國怎樣扶植日本財閥

張 上 明

日寇投降迄今已兩年了，在美國單獨管制之下，日本法西斯正在死灰復燃。美國反動派扶植東山再起的最本質的措施，我們可以從其扶植和庇護日本財閥中看出梗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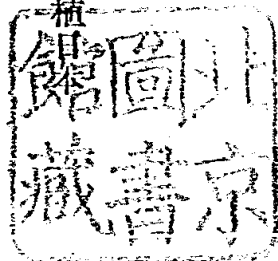
美帝國主義庇護和扶植日本財閥所採取的主要是如下三種步驟：（一）分散軍部官僚的資產；（二）保存軍事經濟的潛在力；（三）發展金融財閥的權勢。

（一）分散軍部官僚的資產

日本軍部官僚的資產（通稱『國家資本』），其數達千億美金。日寇投降後，美代表艾其森曾經猛烈反對將這些資產用作賠償或從事社會救濟和撫卹遺孤之用，而麥克阿瑟也裝聾作啞，並聽任這些『國家資本』分散保存。

其中一部份以『私人財產』名義轉交給退役將校，其數目達四億美金，另一份則移植到拉丁美洲，交給隱藏在當地的日本法西斯組織『黑龍會』的支部，或予保存，或進行投資。如像巴西『黑龍會』領袖大後現在成了海外的大投資家；此外在阿根廷甚至美國本部，也已出現了『國家資本』的足跡。據日本民報估計：到一九四六年為止，已移出五千萬美金以上。

其他一部份軍部官僚與金融財閥合辦的大企業，如『帝國製鐵國策會社』等，大都移交給金融財



閥『保管』，藉此保留下來的國家資本，估計有四億五千萬美金以上。說明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最大支柱天皇制下的『國家資本』，現在仍有很大力量。

(二) 保存軍需產業的潛在力

過去主要依靠軍部訂貨與補助而起家的日本軍需財閥集團（如中島、結川等），在日本垮台以後，其資產除了日本金融財閥併吞一部份外，其中有十家以上經金融財閥之手廉價賣給美國。這就是說，保存日本戰爭經濟潛在力的任務，現在已由美帝國主義和日本金融財閥共同負擔。

美帝國主義爲了保存日本軍需生產的潛力，力爭日本賠償從寬，以便在另一種方式下，保存更多的軍需資產。一九四六年六月至八月，由盟國決定的臨時賠償額，已暴露了日本可以保存的輕重工業超過中國全部生產力甚鉅。不僅如此，盟總所發表充作賠償的工廠名單中，原有機械企業一零九零所，由于美國反覆的修改，同年年底已降至九三四所，其中飛機製造廠削減了五家。尤其驚人的是，從賠償名單被取消的飛機製造廠當中，有二十四家係設於地下者。據本月八日紐約訊：上述九百多個機械企業，迄今仍無一所停工。據上月十日吉田茂廣播所透露的『情報』，撥給賠償的軍需產業中，很多是『老舊而無甚價值（已使用十年以上，且因戰時及戰後缺乏修理而告損毀）的破爛貨。』

(三) 發展金融財閥的權勢

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爲代表的日本金融財閥，戰前與摩根、杜邦通用電氣公司及美孚油公司等美國大托拉斯就有過從甚密的國際卡特爾關係。日本投降後，金融財閥受到美帝國主義的特別籠

愛，乃是理所當然的了。

如衆所週知，美軍進駐日本不久，即將全部金融財閥的戰犯份子釋放了，在麥克阿瑟默認下，除「國家資本」中四億五千萬美金移交給金融財閥「保管」外，並允許動用五十億國庫基金，充作金融財閥的復興補助費。原來規定以日本紡織業賠償中國的計劃，在杜魯門賠償問題特使鮑萊赴日「調查」後不久，便宣告取消了。去年五月以來，美日獨佔資本已開始恢復國際卡特爾的活動，不僅美國摩根與三井、三菱間訂立了匯兌協定，而且美國三大托拉斯與三井也締結了美棉輸日與日貨輸美的協定。所有這些措施，加速了日本工業的復原過程，並使日本金融財閥的戰爭損失，在日寇投降後的頭一年，便取得了賠償。

今天美日獨佔資本，已完全勾結在一起。美國控制日本獨佔資本，以吸取超額利潤；日本金融財閥則吸取美國資本來滋養自己並獨覓發展。今年九月以來，美國銀行在日本新設分行或正在籌備設置分行者共有三家（「復興資助銀行」、「××財政銀行」和「信託儲蓄銀行」），從事於金融投資的活動。爲了提高煤產量，保證日本鋼鐵業正常進行，麥克阿瑟七月份貸款十一億八千四百萬日圓給日本二十三家煤礦公司，其主要貸款對象是三井、三菱兩公司，「復興資助銀行」亦準備貸款協助日本復興各項工業。今年二月間，日本紡織工業錠數已突增至四百萬支。麥克阿瑟並採取種種特惠辦法，以期日本毛織業及其他工業恢復戰前水平，因此日貨向國外傾銷便被大大鼓勵着。上半年日本紡織品、綿紗、生絲的輸出額，佔日本輸出總額的約百分之五十，主要輸出對象國爲南洋、中國、朝鮮、英國及其自治領。本月十五日，日本對外貿易正式開放之後，日貨侵略世界市場之威脅勢必加速到來；特別是在美蔣擠壓下的中國民族工商業所面臨的嚴重危機，將日益深刻化。

四

綜觀上面所述，在美帝國主義庇護和扶植底下，不僅沒有剷除日本法西斯的社會基礎，反而極力去鞏固它，因此必須根據波茨坦宣言的規定，實現日本政治、經濟的民主化，沒收日本金融財閥的全部資產，並用來賠償盟國，特別是中國人民八年抗戰之浩大損失。只有這樣，根絕日本軍國主義對遠東和世界和平的威脅才有保證。

（新華社陝北八月十四日電）

美帝國主義是這樣扶植日本的

陝北新華社

麥克阿瑟的保證

報載五月六日麥克阿瑟會與日皇裕仁會談，裕仁表示因新憲法有廢止戰爭之條款而憂慮，麥克阿瑟即告裕仁：渠「願爲日本安全而努力，一如其爲美國安全努力」。此項消息震動了國際視聽。會議時，充繙譯的日外務省情報科長乃以走漏消息被撤職（見八月十二日津大公報）。這一條短短的消息恰好說明了美帝國主義以麥克阿瑟爲代表，一年餘來在日本的作爲。

雖然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決定日本受十一盟國的遠東委員會和四強的盟國對日委員會管制，但實際上却被美帝國主義不顧一切的造成了「佔領日本歸美國一手包辦」的局面，日本成了美帝國主義者的樂園。美國軍政府享受着日本人的百般恭順，享受着取自日本人民的龐大佔領費，去年四月初到今年三月底，共用三百九十億日元，今年四月初到明年三月底預算二百七十億日元，佔日本總預算的百分之二三十。

但麥克阿瑟年餘以來，在日本的經營主要的是想把日本變成其擴張和反蘇的堅固基地，麥克阿瑟在日本不但扶植了反動統治勢力，保留大規模的工業與軍事基地；並且進行了直接的軍事準備。

皇帝和兒皇帝

六

麥克阿瑟自始即保留了日本的反動政權，從一九四六年以來，麥克阿瑟的態度日益露骨，於是日本的反動軍閥、財閥集團，歡然消除了疑慮，都覺得『麥帥竟和他們的天皇一樣』。於是他們和麥克阿瑟愈來愈結合得緊，於是麥克阿瑟得以完全通過他們的政府來『治理』日本人民。據大公報主筆王芸生三月自日本歸來後說：『盟總對日本政府下指令經常是不用指令，是用轉告或示意的方式。』可見其運用之得心應手。這種情形在戰爭罪犯所組織的幣原內閣、吉田內閣時代固然如此；就是在最近被美國宣傳爲『日本民主化』的社會黨片山哲內閣上台以後，亦毫無改變。用社會黨右派理論家森戶辰雄的話來說，社會黨之特點，正在於『遵循盟軍的佔領政策』。

麥克阿瑟並且想盡一切辦法爲日本反對勢力保留和鞏固其經濟基礎。麥克阿瑟所指令的『改革土地制』，其結果保全了佔全日本一百零七萬地主中七十三萬的較小地主之經濟地位，日本農村中獨佔資本的控制力，依然無損。因此，實際上是在不妨礙地主資本家利益的範圍內，更加速日本農業的資本主義化而已。麥克阿瑟所指令的『解散財閥』，從形式上看，也不過是『把幾個獨佔性的大企業聯合組織予以解散，使牠們以個別的企业形態，繼續存在』。麥克阿瑟不斷從美國運輸各種接濟給予日本，包括大量糧食，以勉強穩定日本政府，在日本經濟幾陷于混亂、『米騷動』時起的情況下，能够繼續維持。

這個工業規模就是軍備

美帝國主義的最後目的，是要日本成爲它的軍事基地，因此，在政治上支持一個適合美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勢力，並在工業上與日本財閥勾結，保留和發展日本的輕重工業和經濟勢力。

麥克阿瑟曾以日本糧食困難爲藉口，實行所謂扶植日本輕工業的政策，即紡織一項，便給日本保留了四百萬錠子，年產棉紗八萬萬磅，估計至少可以輸出五萬萬磅。麥克阿瑟並規定凡是向日本購買工業品的國家，都要把自己的重要原料供給日本。最近曾介紹日澳成立協定，澳洲輸入日本之羊毛價值三萬萬美金，據說紡織後，只出口百分之五十，便可以換回五萬萬美金。近太平洋協會美分會想發起一種運動，欲使日本恢復生產低廉貨物售與各國。同時麥克阿瑟已決定自八月十五日開始恢復日本的國際私人貿易，其作用與影響從上海中報和英文大陸報的反應可見。申報社論說：『提早恢復日本私人貿易，勢將促成日本統治遠東經濟之恢復，和日本軍事侵略之復活。』英文大陸報稱：『此乃夢想經濟深入其前帝國已失之部份。』關於麥克阿瑟培植日本的軍需工業，中國民族資本家李燭塵氏作了一個驚人的揭露，那就是：麥克阿瑟向中國政府索取鹽一百萬噸，名爲民食；實則恰爲保全日本製碱工業年產四十五萬噸原料之用。李氏稱：製碱工業之用途，在重工業方面：如鍊鐵、鍊鋼、製鉛、製鎂、製鎢、火藥均屬必需，且需量極大；在輕工業方面：如人造絲、人造羊毛、玻璃、紡織、製紙、色染、精製汽油、肥皂乃至味精，亦均爲不可缺之必需品。碱業能保全，即各種化學工業均能相應發展；現代工業化學工業實佔絕大主流，故日本化學工業之盛興，即爲未來之火藥庫。

舉世矚目的日本賠償問題尤屬尖銳的暴露。關於該問題，麥克阿瑟自始至今都是獨斷獨行，不顧蘇聯反對，他們先後擬具了三項計劃：一是去年三月美國專家們的非正式計劃；二是美總統特使鮑萊的計劃；三是美國軍部派出的專員施特萊克的計劃。鮑萊計劃是比較有權威的，按照該計劃，日本鋼

鐵生產量可以保持年產三百五十萬噸，工作機械火力發電所的能力也能保持戰前二分之一的程度，紡織工業則將全部保留。這樣，在重工業方面說來，則日本仍將是遠東唯一的重工業國家。從輕工業方面看來，日本也仍將爲遠東唯一具有傾銷力的國家。對於日本財閥，不但並不促使其消滅，反而確保了他們的地位。但麥克阿瑟還表示鮑萊計劃太『苛刻』，『寬大』的施特萊克計劃乃應運而起。該計劃始終未宣佈，據傳僅及鮑萊所擬賠償額百分之三十。一般估計，麥克阿瑟將採兩者之間的折衷方案。在賠償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所謂維持平時經濟生活的最低和平工業的水準問題。有人主張以一九四一年爲準，日本要求以一九二〇年爲準，結果却決定以一九三〇年——三四年爲準。即依一九三〇年工業標準推算，各部門所佔比例如下：機器工業百分之二十一，化學工業百分之十九，紡織工業百分之十八，食品工業百分之十，金屬工業百分之八，電氣百分之五，其他百分之十九（缺三十三字）。照大公報社論的話說，這個工業規模就是軍備。那麼日本是被完全保留在一個足以發動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水準上了。

開始侵略的新局面

（缺字）修築機場進行的軍事準備同樣積極而露骨。三月間赴日參觀的記者們透露了如下的令人驚異的事實：橫須賀軍港還未盡毀，神戶基地完好無損，神戶一製鋼廠給海軍造船造砲的規模之大，像一巨大鐵城，並未列入賠償之列；這工廠還有六個分廠，大約也一致保留了。日本的警察是世界有名的，原封未動。龐大的漁船隊馳騁海上。還有幾百萬退伍軍人在鄉間存在着明的暗的組織，一旦有事都是武力（三月二十七日津大公報）。許多憲兵混進了警察署活動，特高（統治思想的警察）又混

進了司法省，日本武士道還受到美軍的公開讚美。不久前，蘇聯真理報揭發美國領導當局在北海道、四國之群馬、埼玉、東京各區招集前日本飛行員，在布佐、熊谷、太田等機場加以訓練。在埼玉並專門訓練高等飛行員，此等飛行員之月薪高達一萬日元，裝備由美方發給。又日本警察現在各處搜查，伴爲搜捕戰犯，實則登記前日本軍事人材（見五月十三津大公報）。對於這項消息，美方曾力加否認。其實盟總早在四月中旬已宣佈了准許西北航空公司及泛美航空公司爲實行其計劃，在日本作各種必要之初步措置；根據該計劃，日本之戰後國際航空業將由美國經營，且美方刻正在訓練日本之地勤人員及無線電報務員，大部爲前日本空軍人員（見四月二十日文滙報）。在東京流傳着日本將新編軍隊陪同美國作戰的「謠言」（見四月十九日津大公報）。

近來日本竟以有恃無恐之勢，在叫囂什麼日美共管琉球，什麼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的主權，什麼台灣的特殊移民權、和什麼日本警察要用機關槍裝備；等。日本法西斯正在復辟的道路上飛奔，美國主義將借重這樣的一個日本，像香港華商報所說：『開始侵略的新局面』。

（新華社陝北九月廿日電）

美國扶植日本侵略再起

蘇真理報評

紀念戰勝日本一週年，真理報稱：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和日本陸軍精銳——關東軍的潰敗，在加速結束戰爭（這是精疲力盡的國家所渴望的）這方面起了決定作用。民主勢力之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建立遠東持久和平的先決條件。雖然當前面臨締結對日和約的問題，但是說遠東已建立了持久的和平則未免過早。這方面的責任主要歸於駐日本的美國軍事佔領當局，他們的行動帶有華盛頓侵略性擴張主義者們的影響的顯明標誌。這些行動絕不應認為是與一般美國政策無關的東西。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寫道：華盛頓認為太平洋國家或亞洲的復興依賴於『日本的工廠』。這種計劃引起帝國主義東山再起，它越來越脫離了波茨坦宣言的原則，而這是作為美國駐日佔領當局行動的根據的。美國站在與宣言直接對立的地位上，正作各種企圖使日本變為美國的附庸，在實現美國擴張主義計劃上擔任輔助角色。這顯然說明華盛頓叫囂着的要求——主要的如：日本應許可有『少量的』十萬強大的陸海空軍；締結商業協定以售賣美國戰時剩餘物資給日本；留用日本軍官在日本本土的各港運送機關（此或日本所謂的『復員局』——譯者）工作，並繼續在國外作『積極的軍事活動』。前日本『神風』敢死隊的飛行員正被編入美國空軍。美國在日本正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建築計劃，特別是飛機場的建築計劃，這些行動和美國的要求在日本本土和琉球群島等處建立美國戰略基地，簡直是給『保全日本以防止侵略的威脅』這種必要找合理的根據。好像半世紀來破壞太平洋的和平與安全的不是日本一樣！

從多方面顯示美當局拒絕實行波茨坦宣言關於摧毀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最重要的規定。到佔領第二年年底的今天，消滅日本農業的封建制度及工業與財政壟斷制度的任務仍然沒有實行。佔領當局主張擴大日本對外貿易，據說不然日本人民即將餓死，認爲這是避免瀰漫全日本經濟危機的唯一方法。事實上這種說法只能視爲美國渴望獲得美國原料與貨物的國外市場與美國資本投資範圍的煙幕。今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的國外私人貿易又恢復了。許可外國公司貿易的四百家中美國公司就佔有一百二十多家，事實上很久前美國便控制了日本市場。轉入『遠東工廠』的日本被美國人了解爲是用美國的機器，在美國『技術顧問』監督下，處理美國原料的巨大的工廠。美國爲了資助在日本的經濟計劃，正企圖給日本政府以五萬萬貸款。美國不願這一事實，即允許給日本以信用貸款的問題不只與美國有關，亦與參加擊敗日本的一切盟國有關，美國同樣對這種最重要問題也採取了片面行動的路線。爲了日本工業巨頭的利益，美國固執地企圖不使其他盟國參加解決賠償問題。他們不與其他國家商量，即好撥作賠償的日本工業裝備的百分之三十加以處理，並決定那一國家有權利獲得賠償和賠償的數量。但是華爾街的希望並不止於此。美國新聞週刊雜誌宣稱：任何賠償都不應使日本擔負。這樣便一筆抹消日本侵略下的犧牲者，由於遭受損害而應得賠償的合法權利。『貧窮的』日本的美國恩人們不想保持日本的戰爭與工業的潛力，並剝奪其他亞洲國家的工業裝備，因而保持了他們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地位。美國對日本民主運動（過去兩年中已成長爲極強大的力量）的鎮壓政策是在反對共產主義的口號掩護之下進行的。佔領當局不支持民主黨派，相反的却袒護反動派並集中力量鎮壓前者。美國對肅清日本政府和公共團體中的軍國主義份子與法西斯份子顯然實行得未使人滿意。這是由於這一事實所產生：即日本內閣中包括這樣的人物如前『皇道會』法西斯團體的組織者平野力三，在戰時曾宣傳

帝國主義侵略的西尾末廣、前法西斯的「皇權協助會」會員蘆田均及其一流。在美國和麥克阿瑟總部內部都有這些日本軍國主義者及其夥伴的熱心保護人。日本軍國主義者在美國支持的鼓勵下愈益放肆地企圖修改投降條款。例如日本政府發言人竟敢於提出將千島群島「歸還」日本的要求。日本議會的議員們以日本「人口過剩」來證明他們的要求爲合理。並要求用「公民投票」的方法來重新判定滿洲與朝鮮的命運。隱藏在地下或僞裝爲「民主份子」的軍國主義者正懷抱着報復主義者的計劃。幫助他們的那些人危害着用各國的血贏得的勝利的果實。真理報繼稱：波茨頓宣言未能滿意的實行是由於美國的片面政策和美國佔領當局不關心盟國對日委員會所提建議而造成的。美國關於對日和約亦採取了相同的片面行動的政策。美國認爲不必要首先與其他大國討論此一問題，曾建議召集十一國會議起草對日和約。美國政府宣稱：「它認爲不宜」將此問題提交外長會議。換言之，它不願考慮其他大國的利益和願望。這些大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並擔負和平的主要責任。雖然美國將日本變成他們征服亞洲市場的工具的計劃引起英國和澳國的某種焦慮，但英國在美國壓力之下已被迫放棄在對日和約問題上的獨立路線。真理報結語稱，和平與安全的利益需要對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完全的軍事上和經濟上的解除武裝並需要國家的民主重建。盟國對日委員會和遠東委員會的蘇聯代表堅持此種路線，要求按照波茨頓宣言實行佔領日本。這不只是蘇聯對日本佔領的態度，也是它對遠東的整個政策；蘇聯的此種政策提供了爲鞏固國際和平與安全而作堅決鬪爭的範例。這正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目的，旨在避免未來日本侵略的再起。蘇聯嚴格地遵守它的義務。蘇軍於完成他們解放的任命以後便從中國領土撤出。蘇聯的這些行動與美國的行動成爲顯明的對照；美國違犯她的保證，在中國駐留她的軍隊已有兩年，並在該國日趨擴大的內戰方面給以積極的幫助。蘇聯對遠東和全世界的公平一致和非常有原則的政策

獲得廣大群眾的諒解和擁護，因為這種政策符合了他們的重大利益並為和平事業服務。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卅日電）

美國扶植日寇對華擴張

庫多里雅車夫

消息報刊載庫多里雅車夫之題爲『日本問題與中美關係』的文章說：過去半年間，在美國的遠東政策中可能發現出某些改變。當馬歇爾的『調處』使命已完全失敗時，美國獨佔資本家鑒於他們投在『中國冒險事業』的資本沒獲得迅速而實在的足夠利潤，已開始明顯地表現出煩惱的樣子。用馬歇爾和後來的魏德邁作爲他們的喉舌，他們叫囂由於幾年來他們的金元消失在火藥煙幕裡，或腐敗的國民黨領袖們的大荷包而使他們失望。愛財的頭腦使他們把這個問題想了又想，並且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別處。美國遠東政策的新方針並沒正式宣佈，因爲這會損害美國對中國官方的威信。然而恰在這個期間，陸軍部副部長柏特遜和商務部長哈里曼都會作過督促首先與日本的聲明，這不是偶然的。他們肯定說日本是『東亞的工業工廠』。至少到今年七月，中國報紙對美國政策的這種新傾向還伴作不知。不能置信的是在中美友誼的無數諾言和保證之後，美國會『援助』使中國遭受了幾十年苦難的國家（指日本）。然而，事實却是很固執的。美國不只開始公開談論關於日本在經濟復興中對中國的優先權，而且他們也企圖把日本——使用經濟學家易於表現的方法——變成他們『輔助公司』，主要是損害中國的經濟利益，而結果就損害了中國的政治利益。沒有任何猶豫或懷疑，也沒等簽訂和約，美國即供給日本四萬萬至五萬萬美元的貸款；而且美國商人們甚至認爲：這是很好的投資，正預備把這個數目提高到六萬萬美元。首當日本侵略之衝的中國民族利益，要求日本的復興不能有日本軍國主

義再起的威脅，即便在第一階段它可能採取擴張東亞貿易的形式。中國工商界反對在和約簽訂前美國當局宣佈於八月十五日重開日本對外貿易不是沒有理由的。但美國獨佔資本家漠視這個問題對中國的利益，這次竟在美國的指導下，把日本推到對華的國外貿易擴張的路上。美國給日本的貸款和信用貸款是打算在日本經濟裡放進去『美國精神』，並幫助它自力更生。實則它的進一步發展，預料主要是擴張對外貿易的形式。英帝國的市場，特別在澳大利亞，顯然將因為蘭開夏（英國紡織工業中心）商品出口的緊張情況，而拒絕日本的紡織品進口。因此，日本的舊市場——中國——仍然開放，而美國獨佔資本願意讓賤價的日本紡織品和其他商品氾濫於中國。此外，這些獨佔資本家爲了要建立他們在東亞的統治，就不反對利用日本商業上的舊關係。自然這對於戰後尚未復原而正遭受着國內一般經濟解體的中國紡織工業是一個致命的打擊。美國不只在紡織工業方面不願戰時與它共同反抗軍國主義日本的盟友（指中國）的利益。衆所週知，美國政府已再三修改日本的賠償計劃。它所以片面的這樣做即是漠視同盟國（中國在內）的利益。美國的對日政策使中國各界日益焦慮。當國民黨中國的官員動搖和有時諂媚美國時，則後者即直接漠視中國的利益，這是因爲反動的國民黨魁爲了他們的狹隘階級奢望，而犧牲國家民族利益的結果。在他們的反民主運動的鬭爭中，他們爲美國反動的『援助』所牢牢縛緊，他們正準備背棄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獨立，不只是現在，而將來也如此。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二日電）

日本奴役中國的捲土重來

王 宗 一

抗戰勝利二週年不久以前，蔣介石賣國政府悍然公佈了『開放』中日『貿易』，今後在中國領土上又將大量泛濫着塗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廉價的日本商品。可是這對於日本已不是新鮮的消息了，日本財閥御用報紙東京『每日新聞』遠在一月十一日的社論便早已彈起『工業日本原料中國』的老調。它寫道：『當前爲綏靖時代，日本在遠東之任務仍然重大，尤其對於中國爲然。中日經濟之繁榮，密切相聯系，中國經濟前途依賴於工業者少，而依賴於農業者多。』十二年前，即一九三五年二月，日本外務省的『中日經濟提携方案』也如此寫過：『應當對於中國的復興運動給予技術及資本之援助』，『由日本供給工業品，由中國供給材料品，實行物物交換制度，增進貿易關係』，辭句上都是一模一樣。中國人民流血所戰敗的日本，在美國包庇支持和蔣賊的合作下，又順利的重新走上經濟侵華的老路，所謂『開放中日貿易』引起我國愛國同胞與工商業界人士的一致反對，絕不是偶然的。

所謂『工業日本原料中國』，就是最後打擊中國的民族工業，中日經濟關係又要恢復到抗戰前的狀態去了。

日本投降兩年來，蔣介石政府奉承美國主子麥克阿瑟意旨，一直在『以貨易貨』形式下將大量長蘆和閩粵二省的鹽，東北的鐵、開灤的煤，錦州海屏山的磷礦以及桐油、大豆等原料運往日本，爲日本工業生產輸血。蔣介石不顧中國人民用煤如何缺乏，據國民黨官方公佈：今年蔣管區缺煤達八百萬

噸以上，且仍要送煤給日本；不顧中國人民如何缺乏食鹽、貴州、河南、湖北、江西等地自去年以來鹽荒迄未解決，人民仍在淡食，但日本製鹹工業需要的鹽還是源源得到賣國賊蔣介石的供給。蔣政府不顧一切地剝奪中國人民所需，拚命去供奉日本，以致這些物資的輸日數量早已超過了『七七』抗戰前的規模。去年一年鹽的輸日數量即達一千萬担，等於一九二一年日本索取青鹽（青島鹽）二百五十萬担及一九三六年索取蘆鹽（長蘆鹽）三十三萬噸的總和。至於本年度的情形，蔣政府早日確定以二千萬担食鹽輸日（引大公報），抵全國產額七分之一，爲去年輸日數之兩倍。去年輸日礮砂（包括礮礮等）即達四百萬担（據大公報載王雲生『日本半月』），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日本一次即向蔣政府提出六萬噸鐵、總和二十萬三千噸上等焦煤的要求。

日本的工業設備，由於美國一再包庇並拖延賠償問題的解決，以及麥克阿瑟保留日本工業自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水準；即是說保留『九一八』以後的水平，工業潛力就完整如故了；加上蔣介石的原料供應，生產增加，於是日本就捲土重來，首先想重新滲進中國市場。據孟憲章氏去年十月十七日發表在北平世界日報的文章中說：一九四六年頭四個月內日本輸出總值超過一億美元；後六個月估計達四億美元。這裡面輸入中國的佔多少，尙乏統計，但日貨曾大量出現上海，爲衆所週知，而且蔣區報紙也公開報導過。日本政府在今年七月間爲準備秋後恢復中日貿易擬定的一九四七年度『中日貿易計劃』，僅秋後四個月內，即規定對華『貿易』總和擴大到一萬萬四千六百九十六萬餘美元。按此計劃，日本對華貿易在規模上超過了一九二九年日本佔各國對華貿易首位時，即日本準備向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時的規模。預計輸華貨物總值將達九千九百二十餘萬美元。據中紡天津分廠副經理王瑞基洩露，其中百分之七十五將爲紡織品，這樣一來，中國奄奄一息的紡織工業便只有壽終正寢了。換

之戰前中日貿易，日貨大批輸華不外爲棉毛織品、人造絲、腳踏車、玻璃製品、海味等，而且這些『海味』很多係都自中國領海的海面上捕獲的。由此可見，中日貿易開放後，對中國垂危的民族工業的打擊是如何慘重？！由此亦可知，賣國賊蔣介石數典忘祖、喪心病狂到如何程度？！

蔣介石出賣國家利益是與其內戰政策密切聯系着的，目前美蔣正佈置了一個更毒辣的圈套，便是由蔣介石供給材料給日本，以換回日本製造的一部份軍用物資，包括軍械、彈藥、修械運輸器材等，而以國家經濟利益爲代價。這其間的秘密會已多多少少透露出來。日本將以火車頭、鐵軌、枕木、車皮來換中國原料；日本軍人參與指揮和訓練蔣軍則已成公開秘密。蔣介石甘心居日本之下，作美國在遠東第二號走狗的結果，必如上海一般民族工業家所說：『日本將再次首以經濟，繼以軍事的統治君臨中國』（據路透社電）。蔣介石倒行逆施，悍然不顧人民的反對，淪中華民族爲美日雙重奴隸的萬劫不復深淵。這一反動的『開放貿易』措施，隨着今後日貨的大泛濫，必然激起全國人民不分階級、職別、宗教、信仰與政治宗旨緊密團結起來，爲中國民族生存、民族工業的前途和民族的獨立而決死奮鬥，以加速結束蔣介石賣國內戰的統治。

（新華社陝北八月十五日電）

日寇陰謀再起

庫多里雅車夫著
高智明譯

太平洋戰爭結束以來，已經整整經過兩年了。因此對日和約問題的提出，是極其當然的事情。但是締結和約絕不單單是形式上的問題，因為這個條約必然要決定將來日本發展的途徑。對保障太平洋安全有利害關係的一切國家的人民，都認為將來的對日和約，將是最終把日本導向民主發展軌道的一種推動力。而日本國民自身對於這件事情，亦寄予莫大的關心。

然而日本反動派絕不希望使國家進一步民主化，而企圖藉簽訂和約逐漸鞏固自己的力量，以便能夠準備復仇戰爭。日本反動派的目的在那裏呢？他們對和約有何期待呢？談到這件事情，就不禁令人回憶到日本軍閥投降時陸相下村所發表的聲明。當時下村會聲稱：『日本必須利用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簽字後德國的經驗。』衆所週知，德國在第一次歐洲大戰中是失敗了，結果由於和約的規定失去了非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支出大量的賠款，被限制不准實行徵兵制，而只被允許採取募兵制保留十萬國防軍。一九一八年德國爆發了革命，威廉二世的皇政被推翻了，產生了德意志共和國。但是德國的大財閥和大地主仍然全部被保留下來。這樣，德國在政治上的民主化表面上是實行了，可是在經濟上的民主化却完全沒有實行。因此，軍國主義化的工業基礎，便在德國被保存下來；也就是說，準備了並進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統治階級，完全原封不動的被保存下來。當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還在國會議堂大談其國家民主化的時候，當時還殘存着的參謀本部就已在繼續活動。他們已在準備復

仇戰爭。

可是在另一方面，對三十年前德國的這種情形，法英美等協約國又採取了如何的態度呢？這些國家並不畏懼一個強大的德意志的復活，而所怕的却是德國變成真正的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統治人物寧圖利用德國的反動派進攻年青的蘇聯。因此法英美政府在第一次大戰後對於德國的民主化與非軍國主義化問題，並不是從保障歐洲和平與安全的觀點出發，而是從這些國家的狹隘利益觀點出發。在『復興歐洲經濟』的美名掩蓋之下，英美銀行家會給當時的德國以貸款，這些貸款的總數達八億美元之多。於是在美國和英國政府的援助之下，德國反動派的軍事潛在勢力乃得重建，並且獲得了發展。其結果怎樣呢？英美政府的全盤利己政策，培養與扶植了德國軍國主義的復活，他們的利己政策，結果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而這正是下村所說的要『利用』的德國經驗。日本投降後的兩年中，說明日本軍國主義者完全聽從了下村的話，他們企圖全部抄襲第一次大戰後德國的經驗。關於這一點，試舉例來說吧。

衆所週知，日本政府的投降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但是對於投降的完全同意，却是在四天之後。究竟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力圖假藉投降以保存天皇大權。日本軍國主義者想盡一切方法來保存這個財閥大地主的政治台柱的天皇制。假使天皇制度得以保存，那麼屬於天皇制的全國機構就可以原封不動的保存下來，從而整個官僚制度、警察、法庭、教育這一套，也就可以全部保存下來。假若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便可以隱蔽在遺留的天皇制的蔭影下保存武力，再度恢復軍事生產。因此幣原內閣爲了鞏固天皇制，便那樣急急忙忙的制定新憲法，這自然是不足驚奇的。自由黨和民主黨大肆叫囂的國家民主化，祇不過是表面的東西。不錯，議會的面貌是多少改變了，準備組合與農民

協會是擴大了，反對政府的報紙也發行了，但是實際的權力却仍然掌握在天皇、財閥、大地主的手裏。工業的民主化並沒有涉及國家的經濟領域之中，從而國家經濟仍然和過去一樣爲財閥所操縱壟斷。軍國主義者保存着軍國主義化的工業基礎以等待着良機的到來。

根據日本投降條款的规定，日本必須澈底被解除武裝。日本的新憲法亦宣佈將拋棄一切戰爭，然而現在參謀本部的主要幹部仍被保留，他們把復員廳當成避難所，繼續進行活動；陸軍省的重要份子則隱蔽在農村合作聯合農場及其他工廠中。

這樣，日本反動派便秘密地保存了重要將校份子。但是本來應該嚴格履行波茨坦宣言的美佔領軍當局的态度又怎樣呢？他們正在重襲歷史上已經證明失敗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經驗；美國統治階級最怕日本民主主義的發展，却不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他們深恐戰後日本國民將決定自己的命運。如果是那樣的話，就必須考慮日本人民的利害；而如果由日本人民來決定自己命運的話，則過去雖做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奴隸，但今後將不可能希望其變成美國銀行家的奴隸了。

美國獨占資本家企圖把日本作爲其遠東政策的武器，變成進攻朝鮮和中國民主運動的基地，變成對蘇前哨基地，而不是爲了保障遠東的和平與安全。他們以如此目的，在復興日本及亞洲經濟的美名掩蓋之下，開始貸款給財閥。他們把日本包括在實行馬歇爾計劃的國家中。也就是說爲了使日本變成奉行適合自己胃口之政策的國家，乃把日本列入應予「援助」的國家中。如是日本財閥便假藉美國的貸款，恢復其工業力。而這樣的話，究竟將會怎樣呢？

一如人們在德國的例子中所經驗的，假藉美國的援助，恢復了自己的經濟威力之後，日本財閥與軍國主義者正在等待着只要時機一到，便着手重建武力。美國資本家一旦向日本工業投資，便想獲得

巨額利潤，因此他們希望工人的工資愈低愈好；同時爲了防止勞働者的罷工，便使日本保持强有力的警察。但是經驗證明：未必不管什麼時候警察都能壓倒人民。這樣，美國資本家爲了保護自己的投資與利潤，未必將不允其維持武裝兵力。關於這一點，已經有很多的事實可資說明。這樣，日本軍國主義者便假藉美國的幫助，力圖重建以前的軍國主義的日本。如果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這一陰謀得以成功的話，則愛好自由和平的各國國民對日本軍國主義者所曾進行的戰爭努力，豈不將歸於泡影？並將使人類再度投入新的戰爭深淵中。因此，在締結對日和約之前，審查一下日本對投降條件實行到如何程度，是很必要的。對日和約的着眼點，必須放在把日本變成更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上面。絕不能允許日本反動派藉着美國獨佔資本家的援助，作爲復興軍國主義的手段。

（一九四七、八、十四日莫斯科廣播）

「九、一八」以來美國助日亡華罪行錄

張 上 明

今天是「九、一八事變」十六週年紀念日。十六年前的今日，日本法西斯向中國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侵略。這一侵略戰爭，當時不僅爲德意法西斯所聲援，同時也爲美帝國主義所支持。美國助日亡華政策，始於一九一七年日美「石井藍辛協定」，美國承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在華所掠奪的果實，但是美帝國主義實際地承認這一政策，却是「九、一八事變」以後的事情。

蔣賊賣國投降的不抵抗政策使東北淪爲日本殖民地後，美國便積極協助日本在滿洲建立龐大的軍事工業。在一九三九年以後，各國與僞滿之貿易除日本外，美國即居首位。美帝國主義甚至公然在瀋陽成立總領事館。他先後扶助軍需財閥鮎川義介在東北完成現代化的軍事工業體系；美福特公司與霍德森公司又供給鮎川「滿鐵株式會社」以現代化的冶金技術，使它成爲「日本鋼鐵工業之王」。這一鋼鐵康采侖在東北搜刮人力和資源，其鋼鐵年產量解決了日本重工業相當大的需要。美國梅隆公司及福特公司則給中島財閥的飛機製造業以新式裝備。從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五年之間，在日本對外的軍需貿易中，美國竟佔百分之四十五。截至一九三七年夏，日本基本上奠定了軍事工業的基礎。這是日寇敢於進一步發動全面性滅亡中國之戰爭的最基本原因之一。

「七七事變」爆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確立了持久戰的方針，粉碎了日寇三個月滅亡中國之速勝夢，迫使日本不得不作長期戰爭的準備。因此，便產生以發展日本戰時軍需產業（主要

是航空、造船、製鋼、輕金屬及產煤等企業）爲目的之所謂「重點主義」的「戰時經濟編組」。這一時期內，日本法西斯得到美帝國主義更有力的援助。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後，美國政府藉口所謂「中立」，以大量的軍事工業裝備、原料、廢鐵及汽油等輸入日本，當年美貨輸日較美貨輸出亞洲各國多兩倍，較輸出中國則多至八倍。另據一九四〇年日本商工省的統計，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美國對日軍需貿易之比率如下：一九三七年爲三十三點五；一九三八年增至三十四點三；一九三九年仍爲三十四點三；而一九四〇年僅三月份即突增至三十八點七。從美國記者所透露的材料，直至珍珠港事變前後，美國與日本法西斯間之軍火交易仍然有增無已。日本的許多軍需企業，如三菱之汽車、飛機、軍艦製造業，特別是潛水艇、水雷所極爲需要的狄塞爾發動機及磁氣發電機之製作，在美國軍火鋼鐵商（阿姆斯特丹——狄塞爾公司）技術指導下，大大的改進了。美國洛·菲勒財閥，不僅提供了軍部軍需企業「帝國燃料國策會社」以足夠之石油；而且還爲它貢獻了創辦新興石油工業所必需的完備之技術裝置，如鮎川軍需財閥在北庫貝島開辦之新式電氣採油工業「石油利權會社」便是一例。而日本的製鋁工業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得到美國梅隆財閥之協助後，才建立起現代規模之技術。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底，美國輸出日本之廢鐵還佔日本廢鐵輸入總額的百分之七十。正因爲如此，在這一階段日本由一九三七年以前的輕工業國一變而爲重工業特別是軍需工業畸形發展的國家。至此，就不難想見日寇用以殘殺成千萬中國人民之武器，事實上全是由美國供給原料和技術設備而由日本加工之產品。

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以羅斯福爲首的美國執政集團捲入了抗日戰爭的浪潮，在菲律賓、大琉球、塞班等戰場上，美國士兵爲打垮日本法西斯不惜流血犧牲，進行戰鬥；然而在美國國內美帝國主義

份子，却不願同盟國及其國內人民之反對，不願美國政府禁運廢鐵之禁令，竟公然與日本法西斯暗中做大做其軍火生意。由於美國不斷予以改良技術裝備，一九四二年『鋼鐵統制會社』之鋼產量比一九四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一九四三年美國摩根財閥還通過所謂『中立國』的阿根廷供給日本法西斯以美國製工作母機。當太平洋戰爭于一九四四年進入決戰時期，美帝國主義份子深恐日本法西斯被擊潰，竟秘密地在阿根廷和日本黑龍會以及在里斯本和日本法西斯商議陰謀妥協。因此美帝國主義不僅要對供日寇之手屠殺中國人民之滔天罪行負責；而且也要對葬身太平洋諸島嶼及其他戰場上之美國和同盟國士兵償付血債。

日寇投降兩年以來，美國助日亡華政策比以前任何時期都來得猖獗，在麥克阿瑟統治與黨惠下，日本法西斯之基礎組織『東亞協會』及其他派系如『黑龍會』、『熱血同志會』等恐怖團體，現在以『農業組合』等形式星羅棋佈于全國各地，進行地下活動。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就曾洩露前日本砲兵學杉變為『合作農場』的事實；成千的日本海、陸、空軍大小軍事戰犯，公開供職于天皇制專制體系內之『復員局』及其他重要的行政機構；在朝鮮前倭華先遣隊的關東軍勢力，則蟄伏于霍奇卵窠下，枕戈待機。所有這些事實，盟國對日總參謀部公然加以掩護，並積極扶植日本軍事潛力增長。麥克阿瑟正在實現大規模的軍事工程措施，特別是機場工程；美國甚至連極端寬大之『餘業賠償計劃』，亦志圖加以取消。

麥克阿瑟對於日本四大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三百億美元（佔日本全國財富的百分之四十）的資產，不予清算沒收，反而與之勾結，並採取特惠步驟，使其恢復戰前壟斷活動。關於日本對外貿易便是顯赫的事例。根據日本新訂之對外貿易計劃，在今後一年中，日本獨佔資本將從中國獲

得十六億元（四億餘美元）之出超；而六十九億元（二十億美元）左右日貨之在中國市場傾銷，必然迫使中國民族工業趨于總崩潰。衆所週知，日本財閥今天依然是推動日本侵略中國之主力，他們資助並通過反動的政黨進行「復辟」運動；同時暗中津貼大批前任日本軍官以秘密訓練軍事幹部。

魏德邁到中國聲明助蔣訓練軍隊不久，即有麥克阿瑟派遣侵華戰犯長谷川及鮎川義介之舉，說明美日提携共同亡華之部署，今天已越過了日本海，而進入祖國的大門。

全國同胞應嚴重警惕第二次「九、一八事變」之威脅，消除這一威脅唯一可靠的道路只有：全國同胞和解放區軍民一致團結起來，積極響應和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反攻，爲打倒美帝國主義忠實走狗賣國大漢奸蔣介石的統治、驅逐美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並在全國範圍建立民主聯合政府而鬥爭到底！

（新華社陝北九月十八日電）

論美國扶植日寇政策

伯夫斯納著

企圖征服亞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自從分享其友邦——希特勒匪徒的德國——的命運以來已經有兩年了。戰勝國要求完全解除日本的陸軍和海軍，肅清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切基地，並民主化日本的國內生活。這個一九四五年七月在波茨坦會議上所確立的盟國計劃，在過去兩年中共否部份的執行了呢？由於美國佔領當局的政策，日皇權利、君主主義憲法，以及反動政府都在日本保存了下來。此等佔領當局在日本所製造的局勢加速了當地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活動，他們要求修改盟國所達成的協定。

美國佔領當局的反動政策首先便由下面這一事實中表現了出來：日本反動勢力——財閥與地主的權力——的社會與經濟基礎仍然完整無損。美國獨佔資本利用保存和支配財閥追求着遠大的目的：他們企圖使用賤價的勞工把日本轉變成發展美國在中國與太平洋沿岸各國貿易的壘壘。正如戰前一樣，美國貨物不適合遠東市場的口味而且不能與當地或日本貨競爭，因此這一點對於美國獨佔資本就更形重要。

阻撓肅清日本財閥的美國資本利益，同時也妨害了剷除日本的地主體系。美國佔領當局的指令和日本政府所通過的「土地改革法」只是紙上談兵而已。這個法律通過後的一年中，二百萬海克特捐撥出售的土地，只賣出了未及十三萬海克特，而農民却未能購得一海克特土地。

美國佔領當局明目張膽地企圖把財閥和地主轉變成他們的代理人，轉變成他們奴役日本人民的政策的支柱。他們的政策就是『菲律賓化』日本，並在蘇聯、中國、朝鮮的近岸建立美國的堡壘。澳大利亞『星期日太陽報』觀察家寫道：『美國在日本的政策歸根結底便是要把這個國家變成他們的保護國，建立起他們的統治，把它變成一個緩衝國家，在和平時對抗蘇聯，在戰爭時充當走卒。』

日本的反動勢力，首先是所有的財閥們，正以全力支持着美國佔領當局的這一政策。昨天，他們還是反對美國的戰爭狂；今天，在他們戰敗之後，他們——目的在於保存戰爭期間所掠奪的資本，並在未來獲取分紅以便支持日本境內的反動政權——甘心情願地同意放棄他們的『權利』來討好美國獨佔資本。

財閥——戰前控制了日本經濟的百分之七十——與地主體系的保存，特別是他們掌握了政治權力一事，嚴重地影響了該國的經濟情況。戰後經濟瓦解的清算比其他國家都進展得特別緩慢。盡人皆知，戰爭沒有在日本本土上進行過，而空襲的結果使日本的工業並沒有損失其最高生產力的百分之二十五。因此日本工業生產在今年二月達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九的情形並不能解釋為戰爭破壞的結果。由於此種低度的生產水平，無產階級的辛苦大眾正經受着極端的艱苦——失業軍已增加到六百萬。延長經濟危機的基本原因首先是美國佔領當局的政策的结果，後者正竭盡一切能事把日本轉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日本反動勢力並不孜孜於恢復日本的國家經濟，反而則首先從事於恢復殖民情況來榨取工人。爲了加強他們的統治，他們並不停止於經濟怠工。

日本各進步民主團體建議人民採取一個最知的也是最不痛苦的道路來肅清戰後的經濟瓦解：以國營化國家經濟的重要部門來消滅財閥，不能國營化的企業便引用職工會管理員制度；沒收怠工者的

企業；沒收地主土地，自用轉移給農民；國家控制原料及糧食的分配，並發展工業中的和平生產部門；取消國家債務，由財閥來償還；對在戰爭期間積累起來的財產以及戰爭利潤徵收賦稅；盡量幫助中小工業家。

但是這個綱領並不適合美佔領當局的口味，正如它不適合老奸巨滑的財閥和地主一樣。後者寧願外國資本來奴役日本而不願求得戰後危機的民主解決。目前日本政府的政策正反映了財閥們的利益。美佔領當局代表批評日本政府的經濟政策。但是美國當局自己——他們企圖使日本經濟服從於美國資本——在日本經濟迅速恢復的道路上放下來絆腳石。他們特別阻撓日本與其他國家恢復正常的對外貿易，因為他們想獨佔日本的對外貿易。戰前，一九三八年，日本入口中的美國部份只佔百分之三十而輸出還不到百分之十五。目前，前者則為百分之百，後者則為百分之六十七。

（新華社東北總分社特譯稿）——載八月廿七日東北日報——

論美國對日政策

新時代雜誌
明遠譯

麥克阿瑟最近曾發表聲明。呼籲儘速與日本締結和約，理由是日本國內的『民主化』已經實現了。這一聲明發表後，美佔領軍當局在日本的政策，再度引起世人的注意。關於對日管制，雖然在東京有對日委員會，在華盛頓有遠東委員會，但在事實上，管制日本的各種措施，却都是僅憑麥克阿瑟的獨斷專行而決定。雖然不少反動的美國報章雜誌，讚美着麥克阿瑟的對日政策，但仍有一部分如實地報導了真相。在這些報導裡面，並提供了新的材料。一九四六年十月號的美亞雜誌，已經做了如下的結論：『民主主義在日本不過是白晝說夢吧了。』

很多的事實都證明了該文作者認識的正確。現在的日本，確是談不上真正民主的。作者路易斯會詳盡地敘述了美國政府所實行的一般對日政策的諸原則，指出『在麥克阿瑟的保護下，日本的反動派正在積極活動，企圖重新加強它那搖搖欲墜的地位』。美亞雜誌會尖銳地抨擊麥克阿瑟的對日政策，寫道：『日本投降後，確已給予以民主主義化的可能性，民主勢力也決心抓緊這一良機，但是民主勢力在戰後的澎湃壯大，却成了麥克阿瑟的眼中釘。最初麥克阿瑟是給予了民主主義發展的可能，但不久就轉為支持反動勢力，拋棄了履行波茨坦協議的初衷。雖然對日委員會會出面勸告使日本的大選延期，但是麥克阿瑟却急於在一九四六年四月進行大選，結果民主勢力在對競選工作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大選便已舉行。顯然麥克阿瑟是企圖經過這個大選，把政治的領導權掌握在反動派的手裡。』

儘管自由黨、進步黨之類的反動政黨在議會中占據多數議席，但在選舉後，廣大人民尤其是大城市裏的居民，却反對不維護自己利益的政黨，舉行了數十萬人的大示威和『糧食示威』，遊行於東京街頭，高呼着建立人民政府的響亮口號。當時，幣原雖然在名義上是國務大臣，但却仍然握着首相的權柄。由於幣原的策動，把下屆內閣的交椅讓給三井財閥的代言人亦即自由黨總裁吉田茂。美亞雜誌寫道：『麥克阿瑟於五月二十日發表聲明，藉口『擾亂治安』，而禁止群眾示威。因而新的內閣。決不是根據民意而產生的，祇是一些反動落後的官僚政客掌權罷了。』而吉田的任務之一，就是如何迅速地使在麥克阿瑟指導下製成的憲法草案獲得通過。因此，對日委員會所提出的使日本人民有機會加以選擇的草案，竟在日本國民審查之前，同時在討論所有法案之前，就立即提交公認爲『保守議會』的國會，匆匆通過。美亞雜誌寫道：『在這裡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美國的政策，即美國深恐日本民主力量的壯大，從而企圖使將來的政權不落於日本的民主勢力手中。』

日本的國內政治情況既然如此，那麼對於日本的經濟，也絕沒有任何可觀的政策。該雜誌寫道：『財閥集團的解散是根據麥克阿瑟的指令而延期了。此外，擔任解散工作的委員會的諸委員，都是首相指定的。並且還有自發地『自行解散』的情形。而財閥們對把自己的財產變成國家財產的要求所採取的順從態度，也是頗堪玩味的。』

不僅如此，儘管改革土地制度是建設民主日本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是麥克阿瑟却對此採取拖延的辦法。一九四六年農相提出的土地改革法，在本質上並不是根本解決土地問題。無論在最近的將來或者是遼遠的將來，以土地分給農民的事，都完全是無希望的。根據這一法案，由政府收買地主的土地，而以高價賣給農民。且對於農民的最低土地保有面積也毫無規定，佃農與僱農還是依舊存在着。

至於說到勞工運動，也已如我們所指出的，麥克阿瑟絕不希望基於民主原則的職工會向前發展。日本的勞動者正在和麥克阿瑟總部這種蠻橫無理的態度作堅決的鬭爭。而日本的職工會已經以飛快的速度發展了。美亞雜誌寫道：『在美軍佔領後數個月，爲了要求調整工資，保障勞動者的生活，以及保障生產的繼續，職工會曾經過會員來管理生產，以對抗資本家的怠工。』關於美國對勞工法的態度，美亞雜誌更這樣寫道：『麥克阿瑟經常干涉職工會的工作，而當職工會的活動使吉田的行動有於若境或影響到財閥的利益時，麥克阿瑟的干涉就益加露骨。如對二一總罷工的橫加禁止，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情。』

對日委員會是怎樣討論勞工政策的呢？在會上麥克阿瑟總部的代表經常發表這樣的演說，說什麼『共產主義的危險』威脅着日本等等。但是，一如美亞雜誌所說：『把勞動者的權利和所謂『共產主義危險』混爲一談，並以此爲藉口，其目的無非在於打擊日本的民主戰線罷了。』從而斷定『麥克阿瑟對勞工運動的政策，正向不許民主戰線的統一的方向前進。』

美亞雜誌的作者早就指出：假如給日本以民主發展的自由的自由的話，日本是可以實行民主改革的。但是麥克阿瑟總部却在與此背道而馳。麥克阿瑟正在遵循其本國反動集團的意圖，以便保障美國對日本的控制。

麥克阿瑟總部的情報部長愛里奧特·錢奇上校，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的聲明中就早已說過：『我們認爲不必要長期地把大部隊留駐日本，但須要以相當長的時間內做「賢明的勸告」：勸告日本國民在佔領軍撤走以後，不要打倒現政府。』爲了扶植掛着自由主義招牌的日本反動派，麥克阿瑟總部已自認須要做『賢明的勸告』，這種態度顯然祇是證明了不願致力於建設民主的日本。

以上這些非常鮮明的事實，都證明了美亞雜誌的作者路易斯的論點的正確，同時也說明了美帝國主義正在不斷加強其努力，即企圖在日本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各方面！確保自己的權利。而在帝國主義與防共的方針下，不斷向日本勞動者爭取權利的鬭爭施行反攻的日本統治階級代表們，更在會議閉會前夕，厚顏無恥地強行通過反民主的選舉法，以阻撓日本民主勢力的發展。不消說，如此的美國對日政策對於遠東的和平與安全，是孕育着嚴重的危險的。

——載五月卅日東北日報——

論美國遠東外交政策的「新方向」

馬爾柯夫著
新時代雜誌

美國報紙預測美國遠東外交政策的「新方向」不久將正式宣佈。但華盛頓現在所追求的遠東外交政策——即以片面行動與強權政治來代替國際合作——從各方面來看都已經標誌着這種外交政策就是報紙上所報導的「新方向」了。可以說美國在遠東所獲得的經驗——特別是在中國，因為美國在中國過去與現在都在幫助反人民內戰中的反動陣營——形成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聲明援助希臘與土耳其計劃的基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美國宣佈不再扮演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商談之間的調人，而且終止它與「三人小組」和北平執行部的關係。當然，美國放棄扮演調人的角色並不意味着她有意停止幫助國民黨。相反的，國民黨所獲得的美國援助比任何時期都多，只要美國調人還在中國，華盛頓至少不得不認爲自己還是被一九四五年莫斯科協定關於協助在中國建立和平與終止內戰這些諾言所束縛住的。而放棄調停呢，美國更可以金錢和物資讓國民黨放手去擴大內戰。這一點也正是國民黨所了解的。美國一旦宣佈自中國「撤退」之後，她便可以對中國的任何情況以及此種情況對世界和平所作的威脅卸脫責任了。同時，絕非放棄她在中國利益，反而卻把中國愈來愈置於她自己的支配之下。

麥克阿瑟將軍在東京所發表的聲明便是這種「新方向」的具體表現，至少關於日本問題的是如此。他宣稱對日和約與在該國建立非軍事管制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從麥克阿瑟的聲明中看出：第一，

日本已經民主化了；第二、大量賠償不能加諸在日本身上；第三、唯一解決日本經濟危機的方法便是恢復她的對外貿易。就是英國保守派的『旁觀者』報評論麥克阿瑟的聲明時，也表示深深懷疑日本的政治轉變。

在日本賠償問題上，美國已採取了片面行動的方針。美國未與遠東委員會商討，便決定那一國應該獲得多少初期賠款，什麼比例，並且從什麼方面得到賠償。遠東委員會美國代表麥考艾說：『在初期賠償計劃中美國未獲得任何東西。』但盡人皆知，美國已經自日本拿去了大量的金、鉑、銀、寶石，其他貴重東西以及價值數百萬的藝術品。她還拿走了數十萬噸的橡皮、鉛和其他戰略物資，千百萬包絲以及許多技術實驗室和工廠的設備。另一方面，某些美國方面人士企圖阻礙向日本要求充分賠款，以便保持她（指日本）工業上的戰爭潛力。盡人皆知，自日本投降之後，工業家們便想盡一切辦法隱瞞有關彼等工廠生產能力的數字。美國與日本報紙曾報導過有些設備被卸除藏匿以便使聯合國賠償機關摸不清頭腦的例子。以同一目的，日本的宣傳便誇張美國轟炸對日本工業的破壞。然而，就是從日本人所發表的不足的數字中，也可指明日本的戰後工業潛力還是十分龐大的，這一事實會一再為美國報紙所證實。

根據日本共同社訊：日本市場在杜魯門總統三月十二日演說的刺激之下立即變得活躍起來。而在麥克阿瑟的聲明發表之後，三菱與三井兩公司的股票便在東京證券交易所開始忙碌的賣出買進了。工業界看到了「日趨上升的情勢」。而一直到那天以前，在每一個公開談話中強調日本工業「逆境」的吉田，突然感到樂觀了，並且宣稱「工業的復興在解決賠款後一年之內是可能的」。麥克阿瑟斷言唯一保證供給日本糧食的方法便是恢復她的對外貿易一事，也溫暖了東京日本操縱家的心。科學證明只

要日本澈底實行土地改革便可完全不依靠糧食的進口，但日本統治集團卻忽視這一事實，他們企圖使世人相信；如果沒有糧食進口，日本人民便會餓死了。美國商人也要求允許日本參與世界貿易。他們要獲得日本市場的獨佔。目前日本對外貿易已經到達了可觀的比例。但它的性質清清楚楚是單方面的，因為它幾乎完全只是與美國進行的。美國人要日本幫助美國，把亞洲市場的競爭者首先是英國排擠出去。在經濟的壓力之下，英國只好同意不在日本出售印度棉花。美國不斷增加輸入美棉至日本的結果，很可能使廉價的日本棉織物在外國市場上順利的與英國出品競爭。在美國獨佔資本家的利益指導下，美國對日經濟計劃將替日本開闢經濟活動的地盤，允許日本帝國主義東山再起。

在日本恢復侵略勢力，在中國加強封建份子對人民的獨裁統治的美國政策，便是××建立美國統治世界的直接×××。這政策首先反對人民大眾的切身利益所要求的鞏固民主與持久和平。

綜觀以上所述，可以明白看出美國遠東政策目前所採取的方向——不管它被稱作新的或舊的——便是對和平事業與奠定遠東安全基礎的威脅。

（周視譯自塔斯社莫斯科四月十五日電）

美國兩年來對日管制政策

前年九月二日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在美艦密蘇里號簽下降書。這一天也是麥克阿瑟正式進駐日本的日子。麥克阿瑟進駐日本是波茨頓會議的決定。麥氏是以『盟國統帥』而不是以美國統帥的資格去日本受降的。但麥克阿瑟進駐日本的兩年中，顯然背棄了波茨頓協定關於實現日本政治經濟民主化和剷除日本法西斯殘餘勢力之規定，並根本無視盟國管制日本的機構遠東委員會與對日管制委員會的應有職權。

麥克阿瑟對日的一切措施及其所欲達成之目標，是以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公佈之『美國對日一般政策』爲其準繩。這一政策主要點爲第二條所規定：『使日本成立一和平與負責之政府，尊重各國權利，並依照聯合國憲章之理想和原則支持美國的目標。』換言之，美國對日政策之實際目標，就是戰後日本必須是一個『支持』美國擴張政策，反蘇反共反民主政策，亡華政策的國家。

因此在政治上美國的政策是保存和支撐天皇制法西斯體系，壓迫日本人民的民主運動。目前日本皇室已由麥克阿瑟恢復其作爲軍閥、財閥、封建地主反動堡壘之舊觀。麥氏不僅爲天皇却了戰犯的罪名，而且還替他保持六十三町（每町合中國十五市畝）土地和三十七億元的資產。經麥克阿瑟批准的日本新憲法，保證天皇掌握軍政大權。在天皇制周圍，美國則網羅並勾結一切在野政黨之反蘇反民主勢力，如像現政府當權的蘆田、西尾、平野及衆議院議長松岡等軍國主義份子都不在麥克阿瑟『清

「洗」指令之列。日本二十名主要軍事戰犯的懲辦，至今延緩不決。反蘇戰犯石原莞爾及侵華主犯岡村寧次，還有成千的其他軍部法西斯份子，則逍遙法外，甚至授以重要職位；如長谷川之被起用，即其實例。不僅如此，美國正積極着手扶植日本的軍事潛在力。許多充作賠償的軍需工業被保留，變相的日本參謀本部在內閣直轄的「復員局」名義下實際存在。八月中旬，美國泛美及北美兩航空公司在日本設立基點，以擴充日本的「航空事業」。美帝國主義還親自訓練成千的日本飛行員，且多數日軍航空員也已爲美軍所任用。

麥克阿瑟血腥鎮壓日本人民的民主運動。今年二月日本二百萬工人倒閉總罷工，麥克阿瑟親下禁令，並出動坦克，協助日本憲兵進行彈壓。至于日本政府放肆和任意屠殺我留日僑胞之暴行，麥克阿瑟一貫採取懲惡與庇護態度。

在經濟上，美國的政策是扶植財閥，並通過與財閥之勾結，獨佔日本的整個經濟命脈。麥克阿瑟「解散財閥獨佔體系」的指令，從未確實兌現，甚至竭力扶植，僅三井公司目下每月還能贏利三億五千萬日圓。繼七月份煤礦業貸款十一億一千四百萬日圓之後，八月十四日麥克阿瑟又批准以日本一億三千七百萬美金之貸款換取五億美元之貸款。美國進出口銀行又計劃與日政府訂立美棉新貸款之協定。同時日本的輕重工業因得美國充分原料與設備的供給而迅速發展，例如日本鋼鐵工業目前之生產量已達到戰後之最高水平（年產一百萬噸）；七月份煤產量亦超過原定計劃；日本紡織工業明春可擴充錠數至四百五十萬支（中國紡織業現有錠數爲四百七十五萬四千支）。日本對外貿易開放之後，日商估計在三年內日本紡織業即可恢復舊日之壟斷地位，於五年之內可恢復生絲出口之戰前數量；因而中國紡織工業崩潰之厄運斷難避免，英國及其自治領棉織品之市場亦將受到嚴重之排擠。

在土地改革問題上，美國維護封建地主的利益，使日本社會經濟基礎的封建剝削關係繼續存在；不願蘇聯及其他盟國之反對，私自制定地主路線之土地改革方案。麥氏于去年八月十四日『批准』這一方案，根本與耕者有其田的原則相違背。但麥克阿瑟對這一地主路線之土地改革亦未認真執行。按規定，至今年五月底應徵購之地主土地爲五百萬英畝，現已徵購數只有萬餘畝，而且都落入地主親屬手中。可以想見，這一『土地改革方案』即或全部實行，也可有利于土地關係由家長制轉化爲家族制度，根本談不到摧毀封建土地之所有關係。在美帝國主義上述反波茨頓宣言之管制政策掩護下，日本法西斯軍閥，財閥之勢力已經復活，並準備捲土重來。日外務省發言人於日前公開要求建立包括空軍在內的『新軍』，而蘆田均的『歸還千島群島與琉球』和尾崎行雄的『在東北、朝鮮、台灣舉行公民投票』之狂妄叫囂，都是與麥克阿瑟提早召開對日和約會議的計劃有關的。在日本政府擬就長達一百九十四頁之報告中甚至還談到對日和約締結後的日本地位。日本不僅準備力爭接近日本本部各島嶼之主權，而且還要求早日加入聯合國，甚至對國際法庭判決死刑及數以千計罪狀較重之日本戰犯，竟妄圖自行審訊及處置。總而言之，日本法西斯萬分『歡迎』美國儘早單獨召開對日和約會議，因爲在美國操縱下，對日和約的起草『不致使日本主權受到限制』，『不致使盟國干涉日本內政』，所有這些都表明在麥克阿瑟兩年管制下，日寇重行侵略中國與擾亂遠東和平已成爲現實性之威脅。

（新華社陝北九月三日電）

關於重開日本貿易

庫多里雅車夫著

移 遲 譯

日本一般的也和某些現代國家一樣，如果不和其他國家進行商品交換是不能維持正常生存的。日本雖然有若干發達的工業，但是沒有重要的原料資源，另一方面日本還存在着製造輸出品之產業部門；因此，日本的輿論界對於『准許日本從今年八月十五日起重開國際貿易』的美國國務院之聲明寄予相當的重視，是當然的道理。

對外貿易之重開，對日本經濟的恢復正常狀態有着重要的意義，但對他的影響却有若干的懷疑。根據麥克阿瑟之聲明：准許四個貿易團體到日本去，在麥克阿瑟總部的監督下，締結商業契約。但是今天的日本和戰前一樣，對外貿易是掌握在幾家有數的公司手裡，這些公司都直接或間接的處在日本財閥的影響下。在這樣的條件下所謂重開日本貿易，只是給財閥們造成了發財的機會，對於中小工商業者和勞動者是沒有絲毫利益可言的。同時還可以說明爲什麼出入口業商要反對勞動者之增加工資，這是因爲勞動者的工資越低廉，則出口貨的價格也越低；日本的企業者們正要以此來絞殺中國及其他因工業不發達而在與日本競爭時處於劣勢的亞洲各國的工業。

所以中國的許多報紙都在顧慮日本商品將席捲中國。他們恐怕由於日本廉價商品之流入中國，日本的資本家將再度征服中國市場，而日本財閥的政治代理人及軍人將會捲土重來。

如果肅清了日本的財閥，勞動者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貿易純粹是爲了人民本身的利益，那時的貿

易纔能是基於平等之原則，纔能有裨益於增進日本及通商各國之友好。然而，目前麥克阿瑟總部之指令却完全不是那回事。佔領軍當局之計劃除了對外貿易之目的外，是別有目的的，英國每日快報曾指摘：『今後茶及生絲與棉製品將爲美國所獨佔。』正像這個報紙所指摘的，實際上這些商品正是佔日本輸出品之絕大部份，因此美國將會獨佔日本的貿易。這一點我們只要想到日本棉花、石油、金屬之輸入完全仰賴於美國，就可以更加明瞭。日本如果從屬於美國的貿易政策，那麼它即將喪失了自主性。倫敦泰晤士報曾報導說：『直到目前日本的貿易趨勢確實向着這個方向走着。』並指摘說：『多數美國商人在從事美佔領軍當局的工作中賺了很大的利益。』另外紐約時報也指摘說：『美國的官方人員爲了將來能締結協定，現在就開始交結在他自己管制下的日本人。』他們企圖向日本輸出棉花，利用日本的廉價勞力，然後再把由日本廉價的工資所製造的商品傾銷到中國及其他亞洲諸國。在這等情況下重開日本的貿易，只有加強日本財閥與反動派，給日本軍國主義的拾頭開闢道路罷了。

——載七月廿三日東北日報——

論日本賠償問題

馬爾柯夫

新時代雜誌觀察家馬爾柯夫於論述「日本賠償問題」一文中寫道：美國對賠償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正如其對日經濟政策一樣，不是以關懷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摧毀來決定，而是以美國獨佔資本的「商業利益」和利用日本從事美國擴張政策來決定的。一切作為賠償之用的工業設備財產清單的編製，都由佔領當局委託給日本政府，而這個政府的人員都是與財閥（載入拆卸清單中的企業的所有者）有非常密切聯系的。無人懷疑，當編製此項財產清單時，日本政府曾用盡一切方法從賠償中儘量豁免財閥的財產。成百的工廠和作坊從作為賠償拆卸的設備清單中被佔領當局抹掉了，這還不算，跟着又有無數的修改和訂正。麥克阿瑟總部在「這些工廠對日本目前的經濟是絕對不可少的」藉口之下，曾發給七百家工廠以臨時許可証（這些工廠都是列入賠償清單的）。列入賠償的各工廠是受着這樣的無力管制，以致使他們的主人有很多機會進行各種合併，以幫助他們隱匿重大比例數的設備。這些違背波茨坦宣言的行爲，曾在所謂鮑萊賠償計劃中加以說明和保證，而鮑萊計劃是根據得自日本方面的有關日本國有工業材料而起草的。就是這些顯然縮小了的材料，也能說明戰後日本工業的潛力仍比其和平時期的要求大出許多倍。連鮑萊自己在他的報告中都指出，日本工業的潛力大大地超過了它會用於和平目的的工業規模。然而，鮑萊所起草的計劃並沒有消除經濟戰爭潛力的任務所指導，他在計劃中預備保留遠超過日本人民和平時期所要求的重工業，這種規模的重工業與和平、安全的目的

是不相容的。雖然如此，日本政府在鮑萊計劃公佈後，曾提出反對的建議，其目的在於保留日本工業比鮑萊計劃中所規定的更大的潛力，這些要求得到了美國當局同情。美國佔領當局對於賠償的行動已引起其他同盟國家的正當的不滿。美國知道她的計劃一定會遭到遠東委員會其他委員國的猛烈反對，因此美國便決定直截了當的漠視遠委會而單獨行動。早在一九四七年四月，美國政府未經遠東委員會認可，即發給麥克阿瑟一「臨時」指令，授命他立即進行將百分之三十的日本工業設備（已計劃作為賠償的）分配給四個國家，計有中國、菲律賓、荷蘭及英國。美國政府這種片面的行動侵害了數個其他參加對日作戰同盟國家的利益。這些行動遭到遠東委員會四委員國的反對，即法國、印度、澳大利亞及蘇聯。爲了逃避正當的指責，美國當局強調他們自己在此次初步賠償計劃中，「什麼也不要」。然而我們不要以爲，美國真決定靜候輪到它時，弄點殘羹剩飯即可滿足了。在佔領兩年內，價值一千萬萬美元的各種財富已從日本運到美國。美國和日本報紙都再三報導過沒收和運向美國各種財富的事實，其中有：大量的金、金塊、白金、成百噸的白銀，成千噸的各種藝術品，數萬噸的橡皮、錫、鉛、銅、鎂，幾十萬包的絲綢品和其他物資。無疑的，一切這些財富都是賠償經費的一部份。日本侵略者在其他國家掠奪的財富，沒有一點兒是歸還到它們真正的主人手裡，反而形成了自日本運向美國物資洪流的一部份。美國對日的賠償政策很像其對德賠償問題的政策。美國在這裡和那裡都正違背她自己的義務和從事片面的行動。由於美國用盡所有方法防止所有同盟國對德日賠償問題達到確定的決議，由此她正阻礙着德日非戰爭工業的復興，爲了這種目的，甚至不惜惡化美國佔領區的經濟混亂。美國當局表面上裝作要求減輕德日賠償負擔的慈善家和恩人，實際上都正用各種各樣的方式，爲其自己的國家自日本和德國掠取大量的賠償。美國的賠償政策與其對德日的一般政策是密切關聯的——即

四四

在兩個戰敗國家的經濟上，建立美國統治，以及把它們變成美國的保護國的政策。爲美國獨佔資本利益所決定的賠償政策與解除兩近代侵略者經濟武裝的任務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這種政策會大大地使德日反動份子討到便宜的。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十日電）

審判日本戰犯問題

斯密諾夫
明遠譯

雖然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已經一年多，但是迄今還是進行得非常緩慢。這當然要引起日本民主輿論的極大不安。美中央新聞訪員曾說：『審判日本戰犯，在日本人民看來，簡直是玩把戲似的』；就揭露了其中的內幕。審判日本戰犯已經一年多，對於東條一班人的罪惡早就應該確定的。他們是有罪還是無罪，當然是不成問題的，因為他們這些軍國主義者所做的勾當，已經顯示得明明白白的了。問題祇是他們犯罪的程度以及處罰的程度。僅須弄清楚：是誰把日本導入潰滅，並且這些勾當是在怎樣進行的。但是審判迄今，却從來也沒有令人滿意的成果，終是時斷時續，拖拖拉拉地拖延下去。這件事，對審判怠工的律師們是應當負責的。不過這也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日本的律師都是由與戰犯具有共同思想的一群中挑選出來而加以委任的。而美國律師們又都是長於挑撥聯合國關係及顛倒是非的專門家。從這裏就不難了解：為什麼審判戰犯如此緩慢毫無進展。他們正期待着反動派不久就可以在日本加強統治地位，而取消對戰犯的審判。律師們不僅無助於作公正的審判。而且企圖替軍閥們利用法庭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合法化。要證明這種情形，祇要舉出兩個例子來，就已經足够了。譬如在今年一月三日，日本律師會廣播演說，呼籲國民協助律師們來支持被告（戰犯）。又二月二十四日，日本律師清瀨一郎更懷疑國際法庭的權限，主張戰犯們無罪，狡辯說他們是爲了『防衛日本』，所以才奪取他國的領土。至於追隨清瀨的律師，更是大有人在。日本的民主主義者指出：

「律師們的此種言行，不僅是爲了「審判」，而且是爲了獲得外國反動份子的支持。」

律師們在國際軍事法庭上的無恥行爲，吉田茂自然不會加以什麼妨礙。因爲吉田和這些戰犯們是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吉田等正在努力想盡各種辦法，來支持這些律師們的活動。而尤其明顯的是：幣原會說，擾亂東亞和平的並不是日本，而是中國。這些反動派的活動的加強，就更加使律師們的活動積極化，甚至以保持國內秩序爲藉口，要求應允許日本保存相當的武力，這自然激動了日本的民主主義者。日本的民主主義者要求嚴懲壓迫與荼毒人民的戰爭罪犯，要求履行波茨頓宣言。因爲波茨頓宣言的第九項，早已明確地規定了嚴懲戰爭罪犯。

（載七月二日東北日報）

日本戰犯及其保護者

奴車諾夫上校著
明 遠 譯

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目的，並不是僅僅限於嚴懲發動侵略戰爭的戰犯。這一審判的使命，還在於同時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面目，以民主主義精神重新教育日本人民，對抱有制霸世界野心的人們給以警告。

自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開始的對日本重要戰犯的審判，已經繼續十四個月了。因為已經經過如此長的時間，現在便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審判的目的是否實際上已經達到？遺憾得很，由於種種事實，這點還不能令人置信。首先是被佔領軍當局所確認的重要日本戰犯名單，就已經把揭發日本對外侵略的真正發動者的可能性，局限於一定程度。雖然列於戰犯名單的有二十八名，但是這裡面並沒有日皇裕仁，也沒有天皇的宮廷侍從和金融寡頭大財閥。就是說，這裡面並沒有組織與指導侵略的真正元兇。這些傢伙們的隱而不見，一方面妨礙了法庭揭發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真相，另一方面易使民衆對於把日本推入災難深淵的真正罪犯發生一種誤解。

審判剛一開始，律師們所持的態度就說明了：美國和日本的律師對自己的任務加以任意的解釋。日本律師和美國律師在審判進行時，一同大發其「自衛」的謬論，親如一家人。然而這種讚揚日本侵略的論據並不新奇。因為當日本帝國主義強盜般的侵略其鄰國時，東條及其一夥曾大肆利用過所謂「自衛」這一藉口的。在這裡，日本帝國主義活動舞台上這種大言不慚的話語，當然是對着更多的聽

衆而發的。現在律師們從武器庫裡搬出以前日本法西斯的慣技，找尋各種「證據」藉口，以博得世界反動派的拍手叫好。

日本的反動報紙，每當聽到日本律師們法西斯式的辯護，便立即起而響應，高興的合唱起來。不僅日本的報紙如此，就是美英的很多報章雜誌，也報以充滿同情的反響。更令人驚訝的是：甚至美佔領軍的機關報「星旗報」，也樂於把這種演說登於報端，幫助日本戰犯傳播毒素。自然日本反動份子對這些重要戰犯表示同情，是毫無可怪之處，奇怪的是美佔領軍當局的很多人，也具有這種同情心。當蘇聯次席檢察官伊凡諾夫於五月底審問一九四五年任日本外務省官房文書課長的磯野猶三時，就揭發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當時磯野雖然說外務省的檔案曾於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五年兩次因失火被燬，但却不能不承認：其中一部分會運出東京，現在又運回東京來了。磯野的這一自供，在解決問題上給了一個線索。問題是律師們如何能夠得到這些業經燒毀的文件副本？現在律師們可以廣泛地利用這些日本文件，但是相反，蘇聯檢察官在這一方面却遭受阻撓，甚至當蘇聯檢察官正式請求這些文件時，明是有也說成沒有，如果說日本的所有文件都是受佔領軍當局情報部管制的話，那麼難免令人感到日本戰犯還不僅僅受到日本反動派的庇護。這一印象並可以另外的事實來證明。——例如在五月底，前關東軍參謀長笠原中將會力圖把滿洲的日本軍事措施狡辯爲合法舉動，對於當時蘇聯遠東軍的兵力提出毫無根據的數目字。雖然當即被蘇聯檢察官直截了當地駁斥回去，然而麥克阿瑟總部情報部的克萊特中校，却出面幫助做可笑的證人。他曾在六月二日至三日的法庭上，以律師方面的證人資格發表演說。克萊特中校根據美情報部人員所獲得的證據提供材料，故意地過低估計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駐在滿洲日軍的兵力，而故意誇大地估計蘇軍的兵力。麥克阿瑟總部在給律師們提供了工作上的材料

而且是適合口味的材料以後，並使其情報部的工作人員幫助犯人辯護，寧非怪事？美國將校竟至於給背信襲擊珍珠港的戰犯辯護，這實在不能不說是奇怪到了極點。

日本重要戰犯的保護者，不僅僅在東京才有的。當開始審理有關蘇聯的事項以後，由律師們提出證據時，更發生了不能不使人懷疑的地方。在提出的證據當中，發現其中竟有很多的由美國務卿馬歇爾所親自簽署的美國國務院的文件。美國務院有意挑選了以中傷蘇聯爲目的的材料供給律師，但是由於檢查官反對的結果而被駁回。這樣做是非常正確的，而且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保有於美國政府機關保險櫃裡的文件，如何有如此『神祕的力量』，竟至於跑到日本戰犯辯護人的皮包裡去了呢？這難道還有說明的必要嗎？對於這一問題，美國務院所持的立場，使其任何說明都是無濟於事的。在東京審判之初，律師們就大肆利用所謂『共產主義危險』之類的詞句。而在最近更公然的在美國反動叫囂的『共匪赤化危險』的掩蓋下，採取了有組織的中傷蘇聯的行動。爲了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作辯護，現在正在製造莫須有的所謂『共產主義的危險』。美國以其所謂『共匪的危險』給了律師們以新的武器，律師們藉助於這一武器，力圖證實被告的無罪。律師們的真正目的，正是在於利用最近美國某些人士所謂抑止共產主義擴張的話語，來辯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律師們就是這樣努力把審判的進行推向與原來目的絲毫不符的方向。把日本描寫爲侵略的犧牲者，以爲其政治朋友的被告作證，漫罵爲撲滅法西斯而戰的蘇聯；這種行爲不能不激起忠於和平的人士的抗議與抨擊。至於美國律師聲援其日本同僚，與之狼狽爲奸，一鼻孔出氣，是同樣要引起擁護和平人士的激烈抗議的。美國律師們的政治面目，正是如此。他們在法庭上的言行，實在是令人莫明其妙。總之，他們正在頑固地堅持其擁護帝國主義的信念。然而世界的民主輿論是正確的，他們希望東京軍事法庭的審判，不要被利用來擁護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宣傳。

（原文載紅星報，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莫斯科廣播）

對日和會問題

蘇聯覆文拒絕美國單獨決定召開對日和會建議

美國政府在七月十六日發出請柬，要求英、蘇、法、中、加、菲、印、澳、荷與紐西蘭等十國參加美單獨決定于八月十九日在美舉行之對日和會。據莫斯科廿四日訊，美國駐蘇大使史密斯曾于七月十一日訪莫洛托夫並遞交記錄文件。史氏就美國獨自于十九日舉行對日和會事與莫洛托夫商談。蘇聯政府於廿二日將正式覆文交史密斯轉美國政府，該覆文稱：「衆所週知，美、蘇、中、英四國以武力共同戰勝日本侵略者，在對日作戰時，關於作戰及最後訂立和約的兩個問題，四國間已獲明確協議。在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莫斯科會議上對此已有明文規定。依照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的協定的條款，由上述四國參加盟國對日委員會，華盛頓遠東委員會所通過之決議，須得上述四國代表的一致同意，保證四強對日本各問題上之物質利益。鑒于上述情況，蘇聯政府不能同意美國事前未與蘇、中、英政府商討而單獨決定召開會議，拋棄和約會議的建議。蘇聯政府認爲召開草擬對日和約會議的問題，必須先經四強外長同意考慮」

（新華社陝北廿五日電）

蘇聯二次覆文拒絕美國單獨決定召開對日和平建議

莫斯科訊：蘇聯二次拒絕美國片面召開對日和約會議之覆文已於八月廿九日送達美國政府。該覆文在答覆馬歇爾八月十三日關於召開十一國會議以草擬對日和約問題之照會時稱：蘇聯政府認為美國沒有理由反對由四強外長會議預先討論召開草擬對日和約會議的問題，因波茨坦會議決議建立外長會議是要它實現解決和約問題的必要準備工作。此決議決非祇限于對歐洲之和約問題；外長會議包括中國代表在內，因此證明了它有資格解決對日和約問題。此點雖已為美國政府承認，然在八月廿三日之備忘錄中，却附有武斷的保留，即所謂「外長會議得用以準備對日和約，但須經所有會員國之同意」。蘇聯政府完全不能接受。該覆文繼稱：蘇英中對戰後日本局勢有特別關係，一九四五年莫斯科外長會議協議規定：四強參加盟國對日委員會，而且華盛頓之遠東委員會之決議必須有四強之一致同意。蘇聯政府在其上次之照會中曾引述該項決議，而在美國政府八月十三日之覆文中，對此則並無任何答覆。關於上述情形，蘇聯政府保留其七月廿二日覆文中所表示的意見，即關於召開對日和約會議之問題必先經過包括蘇、美、英、中四國代表之外長會議討論。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

評對日和約起草問題

里昂吉也夫

莫斯科訊：里昂吉也夫頃在真理報上著文評論起草對日和約稱：起草五個前德國盟邦和約及對德

和約的經驗，已明確的證明起草和約工作應由強國會議來順利完成。對戰敗國和約的起草，必須由會以其武裝力量保證對侵略者勝利的國家來進行，這是準備和約的唯一標準，而且是經過考驗的極其重要的標準。這一原則已表現在開羅宣言、克里米亞協議與波茨坦宣言中。起草對日和約的唯一正確方法，就是由曾在擊敗日本中起決定作用的美、蘇、中、英四強來起草，由它們以聯合決議來決定以何種方式邀請那一個國家參與和約的最後起草。該文指出：美國提議召開十一國會議而不召開外長會議的行動，外國報紙曾在鼓吹：遠在五月胡佛就建議西方強國對德日單獨締結和約。貝文在馬蓋特工黨大會上也主張廢棄波茨坦協議中關於由外長會議起草和約的方法，而召開十一國會議。該文在指出「蘇聯是擊敗日本的主要因素」後結語稱：「以一切方式擴大起草和約參加者的企圖之真正動機，就是想玩弄票數。蘇聯堅持在和平時期保持強國一致的原則，這一原則保證盟國在和平與安全問題上獲致協議，這一原則完全適用於必須先由四國外長會議考慮的對日和約的起草。」

（新華社陝北八月五日電）

評日本秘密備忘錄由何而來

『世界報導』週刊揭露了日本外務省關於對日媾和的『放肆』的要求，這消息並未引人驚異。這種狂妄的要求，正是美帝國主義者戰後一貫扶植日本反動派的必然結果。麥克阿瑟既然竭力保護了日本的反動勢力，所謂盟國不得直接干涉日本政治，就意味着日本軍國主義之公開的重新抬頭。日本對外貿易不受限制和保有四百萬噸的商船隊（即七七事變前的噸數），就意味着日本對於東亞經濟侵犯

和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之恢復。生產不受限制，以及保持南庫頁島、千島、琉球、小笠原群島等等島嶼，就意味着日本軍事侵略潛力和對外擴張的軍事基地之保全。武裝警察也意味着舊日本統治者對於日本人民民主勢力之野蠻的血腥的鎮壓。

日本投降還不到兩年半，就居然猖狂起來，這完全是美國政府的責任。如果美國不違反雅爾塔、波茨坦協議，實行片面的單獨對日管制政策；如果麥克阿瑟不是僅僅表面上發佈一些空洞的訓令，而實際上却扶持日本的反動勢力，讓他們在幕後依然統治；如果美國不把日本當作其『東亞的工業工廠』，當作美國獨佔資本榨取中國和南洋各國人民的有經驗的經紀人；如果美國不把日本作為反蘇的『侵略跳板』；如果美國不是反對四強否決權，並在考慮對日單獨媾和；總之，如果美國帝國主義不是背信棄義，企圖撕毀奠定世界和平基礎的重要協議，企圖獨霸世界，那末日本反動派斷然不敢提出這樣『放肆』的要求。

關於對日和約，日美之間難道沒有某種程度的諒解和默契嗎？日本反動派的放肆的要求，難道不是由於美國反動派麥克阿瑟自己的某種授意嗎？這是不令人懷疑的。不久以前，日本內閣中以平野力三去職問題引起的糾紛，以及議會中爭論國營煤礦法案的風波，幕後隱伏着以幣原、吉田為首的日本反動派大財閥、大官僚集團企圖倒閣，與解散議會，以便乘機重新實現執掌政權的陰謀，這個陰謀又和美方宣稱明年召開對日和會不無聯繫。這批反動的野心家想自己上台，以便出席和會，取得對他們更加有利的媾和條件。他們懂得當蔣介石這個無能的美國奴才面臨崩潰的時候，美國反動派對於他們的需要便與日俱增。因此，他們便更加『放肆起來』。不是『日本將試圖離開美蘇』，而是美國扶助日本反動派的政策，和企圖獨霸世界的帝國主義政策，才招來了這樣一個備忘錄。

按：日外務省關於對日和約的秘密備忘錄，該雜誌揭露其要點如下：（一）日本要求出席和會，以締結一個『談判的和約』，而非以無條件投降為基礎的和約；（二）和約簽字後，即行結束軍事佔領，盟國的監督，僅限於美、英、中、蘇四強大使以外交談判方式為之，不得直接干涉日本政治；（三）日本應保持南庫頁島、千島群島、琉球群島、小笠原群島、琉璜島等島嶼；（四）除真正的軍事工廠外，日本生產應不受限制；（五）日本對外貿易不受盟國管制；（六）日本應保有商船四百萬噸，並應擁有飛機；（七）日本應有武裝之警察。美聯社對此的反映為：『日本正變得放肆起來。』而遠東委員會之委員們也覺得日本『正在擴大對盟國的反對』，並『企圖捲土重來』。『世界報導』週刊並稱：日本政府刻正發動宣傳，使日本報紙為日本在和會上的要求準備基礎，日本將試圖離間美蘇，俾從中獲得更寬大之媾和條件。

（新華社陝北十二月廿五日電）

日本政治形勢

兩年來的日本共產黨與日本爭取民主的鬭爭

明 遠 編 譯

日本投降已經兩年了，但是日本的政治局勢並沒有按照世界人民的要求與波茨坦協定所規定的方向發展，反而在美帝國主義的扶植庇護之下，使日本的軍國主義者、財閥、反動派繼續盤據着統治地位，陰謀復起。另一方面，以日共爲中堅的日本的民主力量，雖在重重壓迫之下，仍不屈不撓地繼續着奮鬥。現在我們把這兩年的形勢回顧一下，是頗有意義的。

×

×

×

八一五以後日本政治情勢的發展，是經過如下的幾個階段的。

第一期——從八一五以後到一九四六年一月爲止。這一時期的前半期，是戰爭剛剛結束後的混亂時期。雖然日本人民大眾已從戰爭災難中解放出來，羣衆的反軍部反戰情緒顯著高漲，但是還缺乏領導的中心組織。另一方面反動派則趁此戰後的混亂，把價值數百億元的軍需物資、武器、貴金屬及寶物等隱匿起來，以備他日之用。

及至進入後半期（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九四六年一月），情況又稍有變化。反動派推出一部份

所謂『穩健派』的知名人物，表面上打着『民主主義』的招牌，以欺騙世界民主力量，同時拉攏美帝國主義反動派，求得聯合國的寬大待遇，努力保存其勢力。幣原內閣就是擔負着這樣的任務而產生的。

但是在這一時期內，堅持監獄鬥爭達十六年之久的德田、志賀等日本共產黨領袖出獄了，着手重建日共，到十二月，黨員已達一千二百名。日本人民對於這個真正屬於自己的領導核心的建立，莫不予以衷心的愛戴與支持。

第二期是從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四月。

久別日本十六年的岡野進（野坂參造）同志回國，日共乃召開第五次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通過『民主鬥爭綱領』，並於二月十一日公佈，決定『以和平的民主主義的方法，實現目前正在進行中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為當前的鬥爭任務。集結一切反戰反軍部力量，展開『民主戰線運動』以掃除法西斯殘餘份子。雖然社會黨由於右派的策動，拒絕參加這個運動，但其地方下層組織，却積極地參加了。日本人民對日共表示熱烈的擁護，一九四六年的四月大選，縱然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進行，但是日共仍然獲得二百萬選票與六個議席。黨員的數目也急速增加，在當年一月就增至五千九百名。一百七十萬有組織的工人和四十二萬農會會員，大部份都在支持共產黨。

第三期從一九四六年四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

四月大選後，日共組織了『打倒幣原內閣建立民主人民政府』的鬥爭。當時因糧食困難而激昂沸騰的工農大眾，都堅決支持日共。廣大的東京市民爲了要求糧食，會英勇地衝入皇宮，檢查天皇的食堂和廚房。在如此高漲的群眾鬥爭情緒面前，使社會黨及代表中小地主小資產階級的協同民主黨，甚

至同樣是反動的自由黨，也都不能不表示反對幣原內閣，因此在四月底，反動的幣原內閣終於被迫辭職。

幣原內閣倒台後，圍繞着下屆政府問題，在民主與反民主兩個陣營內，展開了劇烈的鬭爭。經過五一大示威，接着又有二十五萬東京市民參加要求食糧的五、一九人民大會，高呼『建立民主人民政府』。但是這時社會黨的右翼違背人民群眾的要求，拒絕與共產黨合作，失去了建立民主政府的機會；而麥克阿瑟對於民主力量的急速發展，也表示異常驚惶，乃在五、一九群眾示威被彈壓後，更加積極地扶持反動勢力；於是便產生了以吉田爲首相的自由、進步兩黨的聯合內閣。

在此後的一年中，以吉田爲首的反動內閣，與幣原時代已不相同，在麥克阿瑟的積極扶持下，竟公開地向工農大眾展開攻勢，以穩定反動勢力的統治。吉田內閣一年中的施政，就是大量開除工人，降低工資，阻撓土地改革，濫發鈔票及鎮壓民主運動。在這一年中，日鈔發行額已由二百八十億日元激增到一千二百億日元。大財閥大地主和部份投機資本家，由此而獲得了巨大的利潤。但是工農群眾的生活却急劇惡化。罷工浪潮開始泛濫。七、八月鋼鐵工人首先罷工，接着九月的國鐵員工罷工、海員罷工、電業員工罷工，一直波及廣播、新聞、通訊、電影、演劇、出版各部門，出現了所謂『十月勞働攻勢』時期。到了十一月，全日本政府機關僱員的要求改善待遇和教職員鬭爭相結合，共產黨領導下的產業工會聯合會一百七十萬會員起而應援；十二月，在兩次的『打倒吉田內閣人民大會上』，曾有九十萬群眾參加；而在今年二月決定發動的總罷工更預計有四百二十萬人參加（這一大規模的總罷工，是一九二六年英國煤礦工人罷工以來世界最大的一次），但是在發動前夕，竟被麥克阿瑟無理下令禁止。

在這一時期內，堅決站在鬭爭最前列領導鬭爭的，不消說祇有日共了。日共和阻撓產業再建的反動派相對抗，主張建立『具有民族規模的民主戰綫』，獲得極其廣泛的群眾支持。在這一時期裏，反動政府利用叛賣了工人階級的社會黨右翼，企圖破壞統一戰綫；但是社會黨的這些策動與陰謀，終於被空前高漲的群眾鬭爭的浪潮所打破，在這一時期內，鎮壓工人罷工的『勞動關係調整法』已付實施，反動的憲法草案已向議會提出，但是日共在群眾的支持下，堅決反擊政府的攻勢，使其不得不對憲法條文做若干民主的修改。

第四期（自一九四七年二月至五月）

二一總罷工被禁止後，日本人民大眾的鬭爭遭遇到巨大的困難。一切罷工均被鎮壓，反動派的攻勢已見加強。三月以後日趨強烈的美帝國主義的反動政策，也反映在麥克阿瑟的對日管制政策上面。在此以前曾被群眾的鬭爭嚇得稍稍斂跡的社會黨右翼，又開始採取公開的分裂政策。在二月間的日本農民組合大會上，開除了出賣農民的叛徒社會黨的平野力三一派。以後平野就組織了『日農刷新同盟』，公開的採取分裂政策；但是追隨平野的人，在一百二十多萬農會會員中僅僅不過七萬人而已。從三月到四月，農民群眾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拒絕『出荷』運動，反對美佔領軍和吉田政府要求的『糧食出荷』數千個農民被投入牢獄，但是農民却不爲所屈，堅持鬭爭。有的縣份在一日之內曾有五百個農民被捕，而其他縣份則有同權數目的農民高舉紅旗，襲擊縣公署。堅決領導及贊助這些鬭爭的日共，獲得廣大群眾日益增加的信賴。今年一月，日共已擁有五萬九千個黨員，到了三月更突增至七萬五千人，而現在則已經超過十萬人了。

四月的選舉戰，在民主陣綫方面，完全是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進行的。麥克阿瑟公開地發表聲

明，叫人民「不要投共產黨的票」。而選舉制度也對共產黨不利，並反動派爲了打擊日共候選人，曾經用盡各種手段，採用收買政策和分裂政策，製造了很多的恐怖事件。

但是日本人民的民主要求是不可壓制的，在共產黨和社會黨左派結成了共同戰線協力競選之下，社會黨驟升爲第一大黨，而共產黨亦在衆議院與參議院內獲得八名議席。大選的結果，說明日本人民已開始不受自由黨和民主黨（舊進步黨）的欺騙政策所蒙蔽，轉而支持民主陣營，並且說明了民主勢力已在農民群衆中生根。

四月大選後，首先是麥克阿瑟與日本統治階級爲大選的結果而驚慌不安，他們對於不管採取任何鎮壓還是在一天一天地擴大與發展的民主力量，更加想法應付；其次，日本的經濟由於吉田內閣一年的惡政結果，已完全瀕於崩潰絕境。如果還是這樣的下去，那麼，統治階級本身的經濟基礎也將崩潰，因而急謀設法挽救。第三，美帝國主義者與日本統治階級站在其各自的立場上，都希望重開對外貿易。而爲了對外貿易，也就需要對經濟政策做若干的修改。

片山內閣便是爲了完成上述任務而產生的。因爲社會黨右翼和去年五月一樣，再次對民主陣營做了重大的叛變。他們已拋却競選時向人民發出的諾言，而完全扮演反動派忠實走狗的角色。在社會黨右翼的慫恿下，片山首先和最反動的自由黨妥協，更宣佈和共產黨絕緣，甚至拒絕社會黨內部左派入閣，向民主黨保證不准群眾舉行示威遊行與罷工，自行放棄了群眾鬥爭中的有力武器。這樣便組織了社會、民主、國民協同三黨的所謂「聯合內閣」。片山在組閣伊始，便要求人民「犧牲與忍受」。這一切都是直接受着美佔領軍當局的指使與批准而進行的。

片山組閣以來兩個多月的政策，完全證實了他確是在犧牲人民。他拒絕了土地改革；撕毀重要產

業國營的公約；以「企業整備」爲藉口，大量地開除工人；在「產業合理化」的口實下，增加勞動時間，把工資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却把日用品的公定價格提高一倍至兩倍，承認一向存在的黑市價格，使人民的生活更加陷於貧困的深淵。生絲、棉布、雜貨及特殊農產品，（如茶）等，也是迫使農民、紡織工人及從事家庭工業的人，在飢餓綫上強制地向輸出。

片山內閣如此加強對人民的攻勢，當然是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反抗的。日本的人民通過其過去兩年中的寶貴經驗，現已體驗到美帝國主義的所謂「民主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並且看破了自由黨、民主黨等反動政黨的本來面目以及社會黨右翼嚴重的背叛行爲。

反對分裂！組成民主的統一戰綫！這正是今天日本工農群眾最迫切的口號。以五十五萬國鐵員工爲骨幹的八十三萬交通運輸員工以及四十萬全國教職員等，其組織已漸趨統一，而產業工會聯合會、勞働總同盟與日勞會議三者之間，亦正在醞釀進行無條件的合併；五百五十萬有組織的勞働者的戰綫之統一，已經擺在日本民主運動的當前議程之上了。至於農民大眾，亦在堅決反對平野一派及自由黨（他也組織了一個「全國農民聯合準備會」）的分裂政策，正在與之展開劇烈的鬭爭。

在這種情勢下，日共的鬭爭意義是益見其重大了。當反動政府加強對人民運動的攻勢時，爲了切斷工人階級的先鋒——日共與人民群眾的聯繫，正在對日共進行各種各樣的反宣傳與造謠中傷，全面地展開「反共」運動。對此，日共乃於五月十八日起，召開中央委員會全會，歷時四日，討論了與反動派這一攻勢作鬭爭的方針。結果決定爲了今後集中力量反對失業、工資下降、苛稅與暴力鎮壓，將以「物價公定，生活配給」爲目標，更廣泛的展開群眾工作。同時並再度確認去年二月間宣佈的「民主鬭爭綱領」，並把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分駐於全國各地區，適應各地的具體情況，以期更加加

強黨的領導。

附：去年二月十一日公佈的日共民主鬪爭綱領及日共的領導人名單：

日共民主鬪爭綱領

(一) 日本共產黨以和平的民主主義的方法，完成現在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性民主主義革命，爲當前的目標，爲達成此目的所取的方法是、

(1) 由統治機構中掃除一切戰爭罪犯和蹂躪人權的罪魁；

(2) 廢除作爲封建專制的軍事警察制度的天皇制；

(3) 變更寄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4) 粉碎獨佔資本的專橫，澈底改善工人生活，從官僚和獨佔資本的橫暴中解放中小工商業者；

(5) 解決食糧及其它緊急的生活問題，爲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向上而鬪爭。

(二) 在資產階級性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之後，日本共產黨將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促進社會向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力求不以暴力實現這一轉變，而是通過摧毀獨裁後的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政府，採取和平的教育手段，逐漸促其轉變。

(三) 日本共產黨不是一味的主張「否定私有財產」，要否定私有財產，須有一定的社會物資基礎，它不是任何社會歷史階段都能做到的。日共主張廢止不勞而獲的資本家的資本，和不勞而食的地

主的私有土地，並將這些移歸社會所有以消滅剝削制度，這是日共奮鬥的最終目的。

日共中央委員

德田球一、野坂參造、志賀義雄、金元海、袴田里見、神山茂夫、宮本顯治、黑木重德。

日共候補中央委員

宋性徹、岩木巖、春日莊次郎、志橋義雄、藏原惟人、紺野與次郎。

總書記

德田球一

國會議員

衆議院議員：德田球一（東京三區）、野坂參造（東京一區）、林百郎（長野縣）、木村榮（島根縣）。

參議院議員：中野重治、細川嘉六、中西功、渡邊義通。

——載九月三日東北日報——

大選前的日本政局

明 遠

根據最近東京電訊與莫斯科日語廣播，說明在民主力量空前發展面前，日本保守反動陣營是如何驚慌狼狽，玩弄各種陰謀詭計，以便操縱大選。

爲了防備二、一總罷工的慘重打擊與應付四月大選，反動的吉田內閣前後曾三度企圖與社會黨右派合作，以便組織自由、進步、社會三黨的「聯合內閣」，但這一計劃每次均告失敗。

二，一總罷工被彈壓後，以領導這一總罷工的全日本政府機關職工會中央鬪爭委員會爲中心，曾計劃成立全國勞働組合會議，以便統一勞働戰線。此時社會黨右派的松岡駒吉以阻撓勞働戰線的統一爲目的，企圖成立全國勞働組合懇談會，未能成功。三月十日，全國勞働組合聯絡協議會終告成立。

另外社會黨右派的平野力三，亦曾在日本農民組合大會上排斥日共，結果却被開除驅逐出會，又企圖成立「日本農民組合刷新同盟」，繼續其分裂活動。但是支持平野的在一百二十萬「日農」會員中，僅僅不過七萬人而已。

由於勤勞大衆統一戰線的成立以及社會黨右派的陰謀迭告失敗，使保守反動陣營驚惶不安，於是隨着大選日期的迫近，便開始玩弄各種陰謀。

其一是去年由部份自由黨與進步黨份子策動的新黨運動，最近已有急速的發展。以退出自由黨的蘆田均與進步黨的犬養健等爲中心，加上部份國民協同黨份子，準備於三月底成立「日本民主黨」，以進步黨總裁幣原喜重郎爲總裁，以便應付大選。幣原乃是三菱財閥的女婿，犬養健則是過去汪記僞政府的顧問，由此不難推測這一「新黨」是什麼樣的東西。

此外，保守派份子又於三月中旬成立了國民協同黨。這一政黨乃是由以少數中小地主爲背景的協同黨與以小資產階級、小市民爲基礎的國民黨合併而成的，現在共推薦了七十八名議員。其主張是所謂「協同主義」與「互助互愛」，企圖在此種美妙辭句的掩蓋下，強使勤勞大衆與吉田內閣妥協，而吉田內閣正是把人民大衆打入飢餓與失業深淵的。

還有就是佐野學、風間丈吉及其他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在三月八日成立了「勞農前衛黨」，保守陣營則在背後予以積極的援助。佐野學乃是日本共產黨的叛徒，曾爲華北日本特務機關的一員幹將，

進行反對我軍的活動；在八一五以後，又聲言支持日本封建軍國主義機構之台柱的天皇。在此大選前夕，日本反動派竟使這些叛變份子及無政府主義者組成傀儡政黨，它的意圖無非是在於擾亂民主陣營，特別是對抗日本共產黨，這難道不是很顯然的嗎？

尤有進者，自由、進步兩黨在此議會會期即將結束的三月下旬，突然企圖將選舉制度修改，使之有利於己，改爲中選舉區單記制（註）。因爲縮小選舉區採取單記制，對於據有舊基礎的自由黨與進步黨是有利的，而對於新進政黨是不利的。因之，對於自由黨與進步黨的這一陰謀，社會、共產、國協諸黨目前正在議會中與之展開猛烈的鬭爭，加以反對。

保守陣營的上述這些策動，無非是說明了他們在來日大選中完全喪失了自信。實際上自去年四月十日大選以來，在此一年中日本的通貨已由一百五十億日元膨脹至一千一百億日元，生產停滯，百業凋零，物價更是一股勁地暴漲無已。而日本的勤勞大眾在此一年間，奮起反抗反動政府的統治與鎮壓，已展開全面的鬭爭；如去年五月的『糧食示威』，十月以後全國罷工浪潮的高漲，十二月兩度舉行的倒閣大會（參加群眾均超過五十萬人），二百七十萬全日本政府機關僱員的總罷工計劃，以及目前遍及全國的農民拒絕出荷運動等等。這些鬭爭的結果，就一定不能不反映在選舉上。

看到此一嚴重形勢而惶恐不安的麥克阿瑟總部，遂於三月二十五日發表聲明，表明其對『民主選舉』的態度。在這一聲明中，竟明目張膽地公開地表明干涉大選和反對日本共產黨。

保守陣營這些一連串的陰謀詭計與麥克阿瑟公開表示加以支持的態度，都證明了日美反動派對於日本民主力量的發展是如何的惴惴不安與狼狽不堪。除此以外，難道還能得出另外的結論嗎？

（註）：按日本現行選舉法係採取中選舉區二名連記制，卽一縣分成兩三個區，投票時寫兩人，

但自由黨與進步黨企圖修改爲單記制即一票僅寫一人名字，以便對自方有利。

——載四月四日東北日報——

斥反動派的反共造謠

——日共領袖岡野進的競選演說

同胞們：

我就是日本共產黨的野坂參三（按即岡野進）。在此次選舉中，以吉田爲首的自由黨、民主黨、國民協同黨以及社會黨右翼份子，故意造謠誣蔑共產黨，以圖操縱大選。這是德國法西斯和東條曾用過的拿手好戲，如今會和東條合作過的以及一些非法牟利的人們却又把它拿出來了。

那麼，在這種誣蔑裡，究竟有那些是最常用的呢？現在我可以舉出三四種例子來，予以駁斥。我願盡力使人民大眾對共產黨的真面目有所認識。

第一、誣蔑共產黨爲極權主義或獨裁的政黨。事實上正是曾經稱工人爲「匪徒」的吉田才是現在的法西斯頭子。所謂「極權主義」究竟是什麼呢？關於這個，杜魯門的說法是：凡以恐怖手段限制出版、廣播、選舉，及個人的自由者都叫極權主義。因此極權主義就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主義。衆所周知，共產黨在過去廿五年間，對警察、軍閥的極權主義都做過英勇的搏鬥，是澈底反對極權主義的。日本共產黨是以打倒少數大資本家；使佔全人民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中小工商業者享受自由和幸福爲職志的。所以，說共產黨是極權主義或獨裁的人，他才是真正的極權主義者和獨裁者呢！而且根據他們過去和現在的言論和行動也會證實這點的。

第二、謔譏共產黨實行蘇維埃式的獨裁和暴力革命。不錯，在戰爭結束以前，共產黨確是這樣主張過。由於要推翻日本的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就必須打倒軍隊和警察；因此工人和農民就必須武裝起來，也就是說，在那個時期，如果不用暴力的話，革命根本是空想。但是由於前年戰爭的結束，日本軍閥被打倒，軍事反動團體被解散，警察的力量被削弱。在另一方面，人民獲得了自由，議會變成權力機關。於是不論民主主義革命也好，社會主義革命也好，在使其實現的方法上，已經不必要再用暴力了。不是蘇維埃獨裁，而僅充分利用言論及出版自由，便可使革命實現。今天的共產黨是排斥暴力的，以和平的手段向着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前進，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眾的澈底解放而奮鬥，這對於目前的情況是再適當也沒有了。現在不會有一個共產黨員還主張暴力革命或蘇維埃獨裁的了。

第三、謔譏共產黨為破壞份子。是的，共產黨確是有破壞的一面的。至今為止，日本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一貫是最反動的惡徒們在掌權；不剷除這些反動惡徒們，就不可能改造成為人民作主的國家。這種破壞不是為了破壞而破壞，乃是為了樹立新的制度、建設新的日本而才採取破壞行為的。為了確立民主政治、克服經濟危機、恢復生產及安定人民的生活，建設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就在這種建設事業上，共產黨現在也是最積極地活動着。譬如共產黨雖然在議會中只有六名議席，但還竭盡全力揭露保守反動集團企圖修改憲法為非民主憲法的陰謀，而爭取能保障人民主權的憲法。又對於束縛工人的勞資關係調整法和強制出荷以及加重人民負擔的財政計劃等，也都果敢地起而反抗。對任何損害人民利益的政策，共產黨無不與之作堅決的鬭爭。同時共產黨是首先主張組織產業復興會議，以便以人民力量再建日本，並把煤炭增產提至第一位，想盡一切方法來改善工人的生活；又極力反對「第二種勤勞所得稅」和強制出荷，努力維護中小工商業者的利益，並組織戰災者和歸國者而為其利益奮鬥。

第四、認贖共產黨接受蘇聯的指揮與領受蘇聯的津貼。誠然，日本共產黨以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但是遠在四年前共產國際就解散了，現在就根本沒有這種組織存在。至於財政上的援助更是不可能了，請問在目前情況下，有甚麼方法能運來那樣大批的金錢？連三歲小兒也會明白這個道理的。日本共產黨是日本民族的共產黨，並不是爲外國利益服務的政黨。

對共產黨種種的誹謗和誣毀，我已經作了以上的駁斥。但是問題又來了，爲什麼偏偏共產黨要遭受這些誣毀呢？因爲共產黨不像社會黨那樣和進步黨、自由黨妥協，而是最勇於鬭爭的政黨，它的政綱又是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像這樣以解放多數勞苦大眾爲目的而堅決反對少數大資本家大地主的政權的政黨除了共產黨之外是再找不出的。

但是，共產黨唯有在人民大眾的積極支持和增護下，才能够實行自己的政策，這就必要更多的共產黨員到議會中去不可。因此我在這裡特率直地懇請同胞們的支援。（史史譯，標題爲編者所加）

——載五月十一日東北日報——

評日本大選

庫多里 堀車夫著
明 遠 譯

日本的大選已經結束了。參議院是在四月廿日，衆議院是在廿五日，分別進行選舉。衆所週知，選舉參院議員在日本歷史上，此次還是頭一次。過去的貴族院，是根據一八八七年所公佈的舊憲法，由皇族、公侯爵以及伯子男爵的互選，及依據日皇命令勅選的大財閥議員等所構成的。貴族院曾是絕對君主制的有力支柱。

縱觀此次選舉的結果，最堪注目的是棄權數目的非常多。全盤地來看，有百分之四十的選民沒有參加選舉，特別是農民和婦女，棄權的最多。沒有疑問的，這是由於日本反動派在選舉前屢次加於日本民主政黨與團體的暴行，婦女與農民在政治上比較的落後，以及日本的民主陣綫中缺少熟練的宣傳家所致。因之日本的反動派利用其經濟物質的優越和目前的社會情勢，得以在這個對日本民主改革有重大關係的選舉戰上，沒有遭到決定性的慘敗。

最近數月內，在日本曾發生了許多大事，如日本勞動者要求內閣總辭職的總罷工，原定於三月一日發動，但遭美佔領軍當局禁止；日本農民大會要求建立民主人民政府與澈底改革土地制度，以及廣大群眾反對日本政府的各種反動政策的遊行示威。所有這些事件都說明了吉田內閣的社會基礎，已經瀕於崩潰，而僅僅依靠美佔領軍當局的撐腰，來保持其地位。

因此，日本的反動派爲了打擊民主政黨和團體，便在大選前玩弄各種各樣的花樣。而美佔領軍當局對於吉田內閣的這種行動，更予默認與支持。於是，吉田便唆使坂徒佐野學等成立了勞農前衛黨，益加鼓勵反動派採取法西斯的恐怖行爲。和去年衆院議員的選舉一樣，收買選舉人，偽造選舉人名單等等，在全國範圍內採取陰險毒辣的手段。

但是不管反動陣營如何妨害與阻撓民主份子的競選活動，此次的大選還是反映了目前日本人民大眾的情緒的變化，雖然還不充分。而這種變化，顯然對於日本政府及反動陣營來說，是向着不利的方向發展。如果單單從表面上來看此次大選的結果（麥克阿瑟一貫如此），好像反動陣營在參衆兩院議員的選舉中獲得了勝利似的。就是說在參議院，反動派的代表爲一百七十名，而進步份子則爲六十二名，剩下來的十八名，不日就可以表明態度。同時在衆議院，反動派的代表鑽進去二百五十四名，進

步份子選出了一百四十七名，此外剩下來的六十五名代表的態度，迄今還不清楚。

但是這次選舉的結果，不管參議院也好，衆議院也好，自由黨都遭到了失敗。這個自由黨正如大家所週知的，就是以反動內閣的總理大臣吉田茂爲首的政黨。就是說，社會黨在參議院當選了四十二名，而自由黨爲三十八名，在衆議院，在前屆議會中擁有一百四十三席的自由黨，此次已減至一百三十二席，但是社會黨却當選了一百四十三名，這樣，社會黨在數目上是獲得了第一黨的地位。至於，在參院議員中還有九十六名屬於反動陣營的，『無黨派人士』，今後大概要和自由黨合流的。而這些可以說是『潛在的自由黨』的反動議員，其所以掛着『立中』和『無黨無派』的假面具進行活動的原因，是由於自由黨黨魁即首相吉田的面貌被揭露以後，恐怕受到人民大眾反對吉田的連累而失敗，因此萬般無奈不得不掛着一個『無黨無派』的假面具。在這裡，雖然是間接的不充分的，但也還是反映了在群眾罷工民衆大會及大規模群眾示威遊行中所會表現的人民情緒。而人民大眾的情緒正在不斷地向著反對吉田的方向發展。

前此退出自由黨的蘆田均和進步黨議員共同組織的民主黨，在此次選舉中亦稍露頭角。就是說在去年選舉中當選了九十四名的進步黨，此次改換了招牌，以民主黨的名義來參加選舉，結果，此次獲得了一百二十三個議席。這種成功是由於民主黨宣傳他們要和社會黨右派合作，實行改良的社會政策，以此來欺騙選民所致，因而也仍然是反映了選民的情緒。

此外，日本職工會及農民團體的代表以及八名婦女當選爲參院議員這在日本歷史上還是頭一次。

日本共產黨在參議院中選出了五名議員，在衆議院去年有六名議員，此次當選了四名。日本共產

黨正在爲徹底實行聯合國所通過的波茨坦協定的決定事項而英勇奮鬥。她始終堅持日本的民主化運動，但是美佔領軍當局却說共產黨在衆院當選人數的減少，是什麼日本人民反共意思的反映。麥克阿瑟在日本大選揭曉後曾說：『共產黨現在已經獲得政治上的自由，但在這一「與日共名譽有關的戰鬥」中，却是完全失敗了。』然而究竟這一『榮譽之戰』又是怎麼樣進行的呢？

根據日本報紙所載，它是在如下的情況下進行的。據朝日新聞載稱：『僅在四月中旬，妨害競選演說的事情就有十起之多，而其大部份是針對着日本共產黨。僅僅在函館（北海道），對於共產黨的妨害與吳行事件就有五件，同樣的暴行事件，甚至在栃木、銚子和岡山等地也發生了。』

這就是說，在美佔領軍當局及日本反動政府如此橫暴的暴行事件下，完全漠視了愛好和平堅決主張建設新日本的大多數日本人民的切實要求與呼聲，而不加以任何考慮。

（本文爲莫斯科五日廣播，發表於消息報）

——載五月十七日東北日報——

日本的現狀

庫多里雅車夫著
明遠譯

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反侵略的戰爭，是爲了太平洋的和平而戰，使太平洋沿岸的一切國家不再受再次的侵略，以保障亞、美、澳三洲所有國家的民族安全與利益。爲了這個目的，各聯合國的人民才通力合作，共同作戰。而在戰後爲了防止日本的軍國主義化，使日本成爲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以永建太平洋的和平，更由蘇、美、英三國代表參加的莫斯科外長會議，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決定由聯合國實行對日管制，但不是由某一個特定國家擔當。因此，在日本投降後，聯合國便採取了必要的措

施，成立了對日管制機關。在華盛頓設立了遠東委員會，委託它來製定對日管制的政治原則（審議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日本的非軍國主義化及民主主義化）與一般準則。同時爲了就日本投降後對日管制問題作盟軍總司令的諮詢，更成立了對日委員會。而一般日本人民對於此等對日管制機關的工作，亦寄予莫大的關心與期待。因爲被日本軍國主義犧牲的，不祇是亞洲及太平洋沿岸的各國人民，日本人民也遭受了莫大的犧牲，受到厲害的警察恐怖，人民的生活更加惡化，使數萬中小商工業者遭受貧困和破產。

這裡我們可以看一看對日管制機關的工作。雖然大部份參加對日委員會的國家，爲了日本的民主主義化業已做了不少的貢獻，但是理事會在其工作的進行上，却已遭到了阻礙。因爲並不是所有的會員國代表對於建立太平洋和平都有同樣的決心。例如投降條約中最重要非軍國主義化問題，軍隊的解散、武器及軍需工業的消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軍閥們仍然有決定日本命運的力量，則日本的非軍國主義化是無法實現的；可是這一點並不是已經做得很好。我們祇舉出一件事情就足夠說明一切，即日本的復員廳已經成爲反對日本非軍國主義化的舊將校們的避難所，例如處理海軍復員工作的第二復員局長官，就是前海軍軍令部的情報部長前田稔中將。可以委任如此的戰爭罪犯來做復員工作嗎？原來，這些將校們並不只是在那裏做什麼復員工作，而是在『研究』此次大戰的經驗。根據日本的新憲法宣佈：日本不再從事任何戰爭，果真如此，那麼究竟爲了什麼有必要來『研究』戰爭呢？這樣，我們能夠說這些反動的軍國主義者沒有復仇的企圖嗎？

對日委員會的蘇聯代表德勒維揚科中將，早於去年十月就指出了：這種狀態是不容存在的，英國代表貝爾亦表示贊同，但是美國代表艾其森却說：『使用以前的日本將校是極其平常的事情。』到了

十一月，對日委員會又提出了從國家機關中清洗戰犯及其爪牙問題。那時並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甚至到在議會內，還存在着在反人民侵略戰爭中的軍國主義者的幫兇。顯然依靠企圖恢復舊狀態的這些傢伙們來實現日本的民主主義化，畢竟是不可能的。

此外，日本反動的軍國主義者更大量地印發反動讀物，以便把毒素灌輸給國民。例如有關希特勒的書等，即其一例。這些反動的書如果像過去那樣流行的話，顯然將爲和平的敵人所利用。在德國、奧地利、保加利亞、芬蘭及羅馬尼亞等國，像這樣的書早已被禁止發行，可是在日本到今天還是在街頭販賣，甚至在圖書館也擺着這樣的書。這些反動的法西斯書籍，當然也有助於反動份子及軍國主義者的陰謀，而阻碍日本的民主化的。因此在去年六月，曾提出了禁止這樣的反動書籍發行，但是美代表艾其森却加以反對。

對日委員會並注意到日本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當去年九月討論改善煤礦業的時候，蘇聯代表主張煤礦應收歸國營，並提議無代價地沒收財閥及其壟斷公司的煤礦，對於其他煤礦則付以公正的賠償費。對於這一提案，英國與中國代表俱表贊同，但是美國代表却加以反對。這一問題到現在還是未得解決。結果日本財閥繼續對煤炭生產消極怠工，使日本的經濟狀況日趨惡化。

本來沒有大衆的參加，真正的民主主義化是決不可能的。因此，應當使日本的工農人參與國政，並改善其物資狀態。從此種觀點出發，蘇聯代表德勒維揚科中將乃在對日委員會上，提議改善日本勞動者的生活，主張勞動者有參加加工會的自由，嚴禁彈壓罷工，建立團體契約制，主張施行男女同工同酬、星期日休息的八小時勞動制、一年兩星期的休假制（照發工資）、婦女產前產後的休假制、禁止十四歲以下的童工勞動、縮短十四歲以上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工人的勞動時間，以及其他社會保險等

對於蘇聯代表的這一提案，英代表認爲是爲日本勞動者謀利益的，加以贊同。中國代表亦根據同樣的觀點表示贊同。德勒維揚科中將上述提案的大部份，就是在美國亦已實行。然而美代表艾其森却說這一提案是在宣傳共產主義而加以反對。因此日本勞動者的生活，還是依然一點也沒有得到改善。而且在最近連工會及罷工，都受到摧殘與鎮壓了。

對日委員會曾在好幾次的會議上，提出非常重要的問題來討論，以實現日本的民主化與非軍國主義化。如果這些意見能被實施的話，則日本的情況當遠比現在好得多的。

——載七月二日東北日報——

日本的政治情勢

庫多里雅車夫著
明遠譯

日本國內的政治情勢，說明了日本反動派是如何努力不使廣大人民大眾參與國內的政治活動。

第一：日本的反動派首先企圖從社會黨方面奪取大眾的支持。反動派的指望是在社會黨右翼的身上。本來工、農大眾以及進歩知識份子的群眾團體，曾以社會黨組織政府，履行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爲條件，而答應完全支持社會黨。社會黨的優勢，就在於有大眾的支持。據『每日新聞』載稱：截至三月三十一日，社會黨擁有黨員七萬四千人，而自由黨黨員祇有一萬六千七百名，民主黨祇有八千五百名，兩黨合起來，也不過有二萬五千二百個黨員而已。然而爲什麼在國內民主、自由兩黨竟比這個除了七萬四千名黨員之外，還獲得擁有百萬會員的日本勞動總同盟以及百萬會員以上的日本農會的支持的社會黨還擁有更大的權力呢？不僅如此，我們更不應忘記擁有十萬黨員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

二百萬會員的產業工會聯合會以及有二十萬會員的日本織工會，也都表明支持社會黨。因此，顯然民主、自由兩黨的「強大」並不在於人的構成上，而是建築在天皇制機構、財閥的工業壟斷以及封建地主的基础上。他們掌握着警察、司法機關以及財閥的財政地位。盡人皆知，三井會社（康米翁）過去曾供給政友會以經費，而三菱財閥則供給民政黨以經費；這個政友會就是今天的自由黨，而民政黨則改換了招牌，變成今天的民主黨。但是在社會黨方面，它的背後却沒有此種財閥的支持與權力。社會黨的優勢是以工農及進步知識份子的支持為基礎，因此日本的反動派便計劃奪取社會黨的這種優勢。為此目的，反動派便挑撥社共兩黨的關係，並企圖在這兩個勞工階級的政黨對立鬭爭中間擴張自己的勢力。

第二：反動派正企圖分裂社會黨左右兩派，從內部瓦解社會黨，挑起社會黨的內訌，使社會黨對反動派的鬭爭失效，並乘機動搖工農大眾及各民主團體。反動派並企圖在社會黨左右兩派對反勞工法爭論不休之時，施行其反工農大眾的法案。現在日本農民組合，由於被分化了的原因，其力量已被削弱，一個農會分化成了兩個農會，並繼續互相鬭爭對立，這正是反動派希冀的。

第三：反動派正企圖各方面地束縛社會黨的手脚。為此，反動派便在片山內閣組閣時向社會黨提出三個條件，即「反對極左與極右兩派，勿洩露國家機密於外以及凡足以引起社會不安的言行務宜慎重」所謂第一點「反對極左」，就是指的反對共產黨。這就是說，它的目的是叫社會黨摒棄共產黨以及日共領導下諸團體的支持，破壞這個統一戰綫。但由此而被削弱的究竟是誰呢？木消說，祇是社會黨本身。關於第二點所謂「不能將政府所討論的事項向外發表」，則是爲了當閣內發生意見對立時，使社會黨出身的閣員不得訴諸大眾要求支持。這樣，就可以失掉大眾對社會黨的支持。同時更可以抑

止大眾對政治的積極參與。但由此而得到利益的究竟是誰呢？不消說，祇是反動派。關於第三點「凡足以引起社會不安的言論與行動務宜謹慎」，則是想藉此來壓制群眾的示威，集會與罷工。因為如果社會黨領導工人鬪爭，組織集會示威，即可被視為紊亂「社會秩序」。這樣，社會黨的有力鬪爭手段將被剝奪。根據以上的三個條件，反動派就可以使社會黨失掉大眾的支持，剷除大眾對政府活動的影響力，結果社會黨將由此完全被束縛了手脚，同時相反的，反動派的手脚却更加自由了。反動派更受着美佔領軍當局的支持，不僅企圖剷奪社會黨的國內勞動者的支持，而且欲剷奪其國際勞工運動的支持。前此世界職工聯盟總書記路易斯·賽南等一行訪問日本時，日本的職工會曾要求參加世職，世職亦擬邀請日本代表以旁聽的資格前往布拉格出席世界職工聯盟大會，世職並已發出正式請帖，但是由於日美反動派的阻撓，日本職工代表還是未被允許前往參加。反動派所以如此做，無非欲剷奪國際職工界的支持，而削弱日本的職工會。

由於以上的陰謀毒計，使反動派益加厚顏無恥地狂妄起來。於是在政府內部加強反動地位，削弱了社會黨的反動派，最近更欲有所活動，他們甚至已經打算破壞投降條約。證據就是最近日本新任外相蘆田均在六月五日接見記者團時提出歸還琉球與千島群島的要求。這樣，日本的反動派與軍國主義者殘餘，正在處心積慮完全恢復以前的老政策。蘆田以爲各民主主義國家的國民和日本人民，對於他們的侵略罪行，已經完全忘記了。如果是這樣想的話，那麼蘆田及其背後的反動派就應當牢記這樣一件事，即世界各民主主義國家的國民以及日本人民，一點也沒有忘記日本軍國主義者所幹過的一切勾當。日本人民必須無情地揭發蘆田此種傲慢不遜的言詞的實質。因爲，如果民主力量稍被削弱，那麼擬將日本人民引導至新的反動方向的日本反動派，就要死灰復燃的。——載七月廿二日東北日報——

日本政局

庫多里雅車夫
明遠譯

戰爭結束後不久組織起來的幣原內閣，其政策特徵是以投降後保全日本的舊統治階級爲中心目標的。爲此，幣原乃在「民主主義」的面貌下，推行其偽裝的財政經濟政策。而吉田內閣的第一個使命，却是要鞏固業已保全了的日本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他爲了恢復日本反動派戰敗後的力量，置波茨坦宣言於不顧。吉田認爲公開對抗日本民主主義化的時機已經到來，於是對日本經濟的再建消極怠工，降低工資，大量開除工人；對於糧食問題則一任地主之所爲，強制地叫農民「出荷」，橫徵暴斂，並實行恐怖大批逮捕農民。另一方面又放任黑市，讓地主們在黑市中大發橫財，促使資金投之於黑市而不投之於生產。此外，吉田更強制地實行新聞檢查，彈壓罷工，逮捕勞工領袖；並爲此擴大了警察的名額。總之，吉田爲了恢復以前日本軍國主義的方向，已向民主勢力展開巨大攻勢。

以後，由於民主勢力的巨大發展，吉田只好讓位於以社會黨爲首的聯合內閣；然而反動派却並未放棄其原定計劃，而是隱蔽在社會黨內閣的背後，企圖和以前一樣推行其政策，與自由、民主兩黨建築在以財閥地主勢力爲基礎的天皇制上面相反，社會黨原是憑藉大眾的支持。反動派企圖把社會黨拉爲一夥，便使社會黨放棄其在競選運動時所標榜的政策，而通過民主黨，推行反動派自己的政策；並以「反共」爲藉口，貫澈其分裂與壓制民主運動的一貫計劃。從最近社會黨代表所發表的演說看來，似乎反動派在這一方面已經獲得某些成功。但在財政經濟領域裡，現政府的政策已引起民主人士的不安。這樣看來，以社會黨爲首的現內閣，將來還是會和吉田走上同一前途。

特別是就國有化問題而言，現政府不把金屬、農業機械及肥料的生產國有化，而僅僅準備把煤礦國有化，這是和社會黨于競選時對人民的諾言不相符合的。而且現政府準備實行的國有化，還僅僅限於設備不良而虧本的礦坑，這種做法乃是僅僅對資本家有利的做法，結果是把對該礦的投資使人民負擔起來。至於農業問題，現在已經完全不提土地改革之事。此外，也未廢除吉田內閣所遺留下來的『勞働關係調整法』（按該法是用來限制公益事業部門僱員罷工的法律）。更有進者，就是日本外相蘆田均發出厚顏無恥的言論，竟敢要求歸還千島羣島與琉球羣島。這說明了軍國主義者仍然殘存於日本，而意圖毀棄國際的條約。反動派這樣使社會黨不能實行其競選時的諾言，企圖由此使社會黨失却人民的支持。目前自由、民主兩黨正在把社會黨推上這一方向，以便在人民的面前喪失社會黨的信用。

——載八月二日東北日報——

日本內閣的危機

庫多里推車夫著
明遠譯

有兩個重要因素對於日本的危機有着決定的作用。第一是國內的政治經濟情勢。因為公開維護大財閥大地主利益的吉田內閣的政策，引起了國內的普遍不滿；同時社會黨在競選時受着民主戰線發展的影響，向群眾作了如下的『諾言』，說『社會黨負責組閣時，將採取各種措施以改善經濟情勢，特別是要對獲得巨額財富的人課以重稅，以抑止通貨膨脹』。於是在前屆選舉中在衆議院僅獲九十七席的社會黨，此次便獲得了一百四十四個議席。所以如此，實在是多虧了上述『諾言』的結果。民主運動的發展，使統治階級驚慌不安，開始憂懼那一貫和民主黨及自由黨勾結的社會黨右翼領導份子，今

後是否會和其他民主黨派及團體合作。

同樣，麥克阿瑟總部對於民主勢力的發展亦感不安。因此美佔領軍當局，便直接出面援救吉田及其幕後的大財閥大地主。美佔領軍當局的這種行動，是日本內閣危機的第二個重要因素。而從它的意義上來說，倒勿寧說是第一位的。美佔領軍當局鎮壓爲要求吉田內閣總辭職而組織二一總罷工的人民大眾，反對社會輿論，表示希望吉田內閣繼續存在下去。它不願人民大眾對吉田內閣的不信任，却仍然把日本的大選交給吉田內閣辦理，這只是再次地說明了美佔領軍當局對日本民主勢力的發展如何的驚慌不安。吉田及其幕後的自由黨，公開逢迎美國獨佔資本家的意旨，使美國獨佔資本家的對日政策更加橫行無忌。美國前副國務卿亞澤遜在克利夫蘭的演說中曾說：「作爲美國在遠東的一基地」，必須促進日本的再建。」而美前駐蘇大使哈里曼，也在洛杉磯發表過同樣性質的演說。美國通商使節團一行已於最近抵達日本，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把整個財閥的企業以至於私人企業，都要置於美國獨佔資本家的支配下，以便獨佔地操縱日本的貿易。美國與日本的報紙都在報導着：美國在今後三年內將陸續不斷地貸給日本以十萬萬美元的借款。並指出這一切的施策，將於對日和約締結以前着手進行。我們應當注意，這些措置的進行是不受日本的非軍國主義化及民主化的影響的。

根據美佔領軍當局的經驗，最適於實行這種政策的走狗，當然就是自由黨了。他們看中了自由黨，這是有着很深的根源的。原來自由黨就是戰前的政友會，而且政友會的前身（明治時代）也叫做自由黨，該黨與三井財閥有着密切的連繫，在戰前，壟斷着日本國內商業的約三分之一，和美國銀行也有着很深的關係。而且還支配國內生絲業的百分之六十。其輸往美國市場的生絲，佔日本生絲業的百分之八十。

由於美佔領軍當局的鼓勵——吉田對於土地制度的改革採取消極怠工的辦法，這祇要想到美國資本家與吉田及其幕後的自由黨之間所存在的生絲問題，就可以充分了解的。日本的輸出商和美國的輸入商，都認爲生絲的價格越賤越好，爲此，就必須使日本農村中二百萬個養蠶的農民困苦不堪。日本反動派爲了想盡力保存舊制度，不惜喪失了日本國家的獨立，以乞援於美國。而這也正是美國獨佔資本家所最希望不過的。

但是美佔領軍當局的走狗自由黨，也不能全然漠視國家的『民主化』，因之便企圖使社會黨領導份子遵從自己的意旨，使其實行與自由黨相近的政策。因此，便以片山哲與西尾末廣爲主要對象，竭力實現其陰謀。這樣，自由黨是通過社會黨右翼份子來進行活動的。而根據以往歷次談判的經驗（註：從去年底到今年初，吉田內閣對於籠絡社會黨的工作，前後曾進行過三次），自由黨爲了解決社會黨左派問題，便掀起了反共運動。自由黨幹部前任內相的植原悅三即曾揭露此事之真象。他在五月二十日的美佔領軍當局的機關報『星旗報』上刊載一文稱：『目前的日本正在走向絕路。爲了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和美國合作。而美國政府現在正與共產主義戰鬥。因此自由黨今天是不能參加受共產主義影響的內閣的。』代表自由黨的吉田，更公開地要求不准左翼社會黨人入閣，雖然已遭片山哲的拒絕，可是這樣一來，對於吉田來說更是正中下懷，大放厥詞說：『在社會黨未解決左派問題以前，自由黨是不能參加新內閣的』。這簡直是等於要求社會黨開除左派。自由黨的好計未逞，便祇好宣佈：『不得不處於在野黨的地位』。於是四黨聯合組閣一事便煙消雲散，從此不提，接着便考慮到三黨聯合組閣問題。恰在此時當磋商三黨組閣之際，民主黨提出了下列條件，即（一）反對極左或極右，（二）嚴守國家機密；（三）凡是足以引起社會不安的言論行動，一切都要謹慎從事。於是，便產生了由社

會黨七人、民主黨七人、國民協同黨二人、無黨派一人構成的片山內閣。

正如日本的各報紙所指出，這次的內閣民主黨的色彩是非常濃厚的，它將給予社會黨以巨大的壓力。自由黨的勢力雖然僅僅限於衆議院的一百二十七個議席，但是因爲它實際上受到財閥、大地主及麥克阿瑟總部的支持，因之還是擁有很大的勢力的。

因此我們說，不管今後日本的情勢怎樣發展，很明顯的是，日本的內閣危殆是決定於美國的對日政策，而美佔領軍當局所幹的一套，很少是爲了日本的民主化，也絕不是爲了遠東的安全。

（原文載消息報六月五日莫斯科廣播）

日本新憲法的真相

斯密諾夫著
明遠譯

日本的新憲法是於去年十一月三日公佈的，今年五月三日起開始施行。日本反動的報章雜誌都在拼命地吹噓：這個新憲法完全是民主主義的，是根據外國最進步的憲法精神而製成的。但是日本的民主人士却並不這樣想。

與曾經有利的撫育了軍國主義的一八八九年的明治憲法一樣，這一次的新憲法，在第一條裏面就提出了天皇問題。在第一條裏面，闡明天皇是作爲國家與國民團結的象徵而存在的，第六條規定天皇有任命總理大臣之權，第七條則規定天皇代表全體國民，有批准憲法、法律條約、解散衆議院、舉行大選、任免大臣、大使及其他官吏、接見外國大公使等重要權力。

這樣，天皇依然是掌握着國家的最高權力，而在內閣的輔弼之下，執行上述這些事項。根據這個

新憲法，當修改憲法，採用新法律的時候，內閣如不同意，天皇就不予公佈，因此憲法的修改案與新的法律，也就不發生效力。

因此，事實上內閣並不對人民負責。反而對天皇負責。因為大臣的任免與更換，都須經天皇的批准。日本反動的報章雜誌和反動的政治家們都拼命地宣傳，說天皇的意旨完全受內閣的支配，但是很顯然的，祇要天皇可以批准任免大臣及其他重要事項的話，內閣是無法限制天皇的行爲的。不僅如此，就連衆議院也是受著天皇的支配，因為天皇是保有著召集與解散議會，舉行大選等權力的。

日本的民主輿論會要求取消反民主主義的貴族院，但是根據新憲法，參議院代替了貴族院，換了一個新招牌，貴族院的作用却依然存在，而在事實上，參議院更成了反動的堡壘。關於這一點，吉田首相在選舉參議院議員之前就會表示：「參議院的任務，旨在補救與糾正衆議院的過當行爲。」吉田首相的這種話語，無非是表示了不願反映人民大眾熱望徹底民主改革的要求，而要保存少數地主的土地所有（即封建的殘餘制度）與財閥集團，至關於人民管理重要財政產業部門的權利，則更未作任何的規定。

因此，這個所謂新憲法，便受到日本民主輿論的猛烈抨擊，說它是「反動派用了看來新鮮的名詞和欺騙手段，一手包辦偽造的假民主憲法，以便在立憲政治的偽裝下加強封建堡壘」，而人民並未得參加製作新憲法草案的工作。

這裡，我們應該再一次地想到遠東委員會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關於憲法問題的決議。該決議關於日本的憲法，曾有如下的聲明：

「爲了使日本人民能在憲法生效後，根據實際施行的經驗再審查新憲法，並且爲了使遠東委員會

能够確定這一憲法是否適合於波茨坦宣言的條件，及其他必須遵從的文件，委員會決定在該憲法生效後一年乃至二年之間，日本議會必須對其實施情形重行審議。

遠東委員會亦應在此期間對此新憲法加以審議。遠東委員會當判定新憲法是否代表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時，可要求實行國民投票或某種其他適當的方法，以表現日本人民對此憲法的意見。」

——載六月十三日東北日報——

日本的職工運動

斯密諾夫著
明遠譯

最近日本各報均報導日本職工運動的強大發展。例如英文版的日本時報載稱：由於生活必需品價格提高、工資下降以及食糧遲配等原因，正掀起新的罷工浪潮。罷工已在東京、大阪、名古屋及九州各地發生。八月初，印刷出版業工會已因要求發給特別津貼，提高平均工資而宣佈罷工。擁有一百八十萬會員的全日本政府機關職員工會，於八月十五日要求政府發給物價津貼，大藏省職員工會則要求增加月薪一倍。國鐵員工總聯合會、全國郵政員工聯合會及其他工會的領導者，亦於八月十一日向政府提出發給特別津貼的要求。日本各報預測有組織的勞動者將在九月份發動更大規模的攻勢。有組織的勞動者的力量正在日益強大地活動於日本的政治舞台上。

日首相向勞動者提出的什麼「政治和平」，實際上是勸告勞動者不要進行罷工而向財閥投降。但是日本的職工會却是更加積極地參與國家政治，以此回答社會黨右派的叫囂。產業工會聯合會大會已決議要和其他工會採取聯合鬥爭，以改善勞動者的經濟條件並提高其生活。大會並決議統一勞動戰線

，強調必需堅決和分裂主義者作鬭爭。由於『全國職工會聯絡協議會』的號召最近在東京舉行的群眾集會，就說明勞動者的威力與積極性已顯著地提高了。

在這裏應當提到的，就是今年二月反動的吉田內閣在美佔領軍當局的支持下，禁止了總罷工，滿想以此就可以鎮壓日本的職工運動。當時日本的反動派不僅企圖鎮壓總罷工，而且企圖在大眾的面前破壞勞工領袖的威信，引起職工會員的不安與不相信職工會的力量。在新年的廣播演說中，當時的首相吉田會明目張膽地辱罵有組織的勞動者爲『不逞之徒』，甚至連『治安維持法』也恢復了。日本反動派對勞動者實行怪怖，企圖分散其力量。他們正在加緊活動，企圖破壞勞動者的隊伍，從勞動者手中奪取戰鬪的職工會。同時反動份子並企圖把戰鬪的職工會變成軍國主義的黃色工會，作爲榨取勞動者的工具。

但是日本反動派的這種企圖不過是妄想而已。集合了五百五十萬勞動者的強大日本職工會，不顧反動派的陰謀破壞，正在堅決維護勞動大眾的利益，爲統一戰綫與民主建設而鬭爭。

——載十月七日東北日報——

★ 四之書叢小事際國 ★

論美國扶植日寇政策

編印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分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 版權所有



8.5231

5

